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5

蓮月禪師語錄

清 道正說　性容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住遵義府九青山東印禪寺
  - 住重慶府巴縣白巖山寶輪禪寺
  - 住順慶府南充縣鶴鳴山保壽禪寺
  - 住江陵福昌山龍興禪寺
  - 小參
  - 晚參
  - 拈古
  - 頌古
  - 機緣
  - 法語
    - 示覺非禪人
    - 示貴筑悟禪人
    - 示月谿禪人
    - 示字浪禪人
    - 示松巖禪人
    - 示雲在禪人
    - 示五雲彭居士
    - 示長輔費居士
    - 示健翁張居士
    - 示大徹禪人
    - 示明旨禪人
    - 示其任禪人
    - 示臥雲禪人
    - 示希有禪人
    - 示允則禪人
    - 示無我禪人
    - 示大操禪人
    - 示當臺禪人
    - 示心一禪人
    - 示瑩白座主

- 示涵輝禪人
- 示璞隱禪人
- 示蓬贏楊居士
- 示雲所曾居士
- 示祥宇田居士
- 示覺源柯居士
- 示本源禪人
- 示弘旨何居士
- 示古心禪人
- 示春巖禪人
- 示雨谷水頭
- 示秀峰禪人
- 示雲嵩禪人
- 示普濟禪人
- 示永嵩禪人
- 示明生禪人
- 示占拙禪人
- 示大用禪人
- 示修學典座
- 示慈慧典座

◦ 行實

◦ 偈上

- 示問生禪人
- 送劍眉禪人之曹溪
- 寄藥山塔主懷壁禪人
- 送瞿也禪人之江南
- 送靜虛禪人南遊
- 和黃檗象崖和尚山居關字韻
- 和月平禪友詠雪
- 贈來蘇心空禪師
- 與凌雲松柏禪師
- 與濟川楊文學夜坐
- 初夏同沛兩王公並二三子野望
- 柏子山與友人夜坐聽雨
- 來蘇峰重晤折蘆道舊
- 送聖可法弟還蜀
- 示香城上座
- 寄翠如上座

- 贈子英張居士
- 送天木禪人歸岳州省親
- 訪天皇誨長老
- 送別枕石法姪
- 寄九青慧月監寺
- 贈燕石法姪
- 元日偶成
- 寄中邑枕石法姪
- 送溢天上座北遊
- 示文璞庫頭
- 贈香煙一如禪師
- 寄大慧禪師
- 與文字牛居士夜坐
- 示發成崔居士
- 送我石新戒還蜀
- 送靜虛禪人歸蜀之中巖
- 送無礙禪師還蜀
- 送三如禪師還蜀之濮巖
- 藪水舟中喜晴
- 九龍山破寺
- 閱景德傳燈錄
- 聯芳偈
  - 付雪穎發通禪人
  - 付春巖性融禪人
  - 付溢天發海禪人
  - 付恆靖真祐禪人
  - 付子鏡性住禪人
  - 付繼美發英禪人
  - 付聖傑圓玉禪人
  - 付貫如道束禪人
  - 付巨著發義禪人
  - 付同野性同禪人
  - 付允南寂圓禪人
  - 付瞿諳寂弘禪人
  - 付東巖發宗禪人
  - 付紫橋發渡禪人
  - 付松野發璞禪人
  - 付紫岫發香禪人

        - 付據一通聞禪人
        - 付雪幢發慧禪人
        - 付健若道乾禪人
        - 付次調克誨禪人
        - 付悅可道嚴禪人
    - 偈下
        - 示東巖監寺
        - 送隱石禪人遊峨眉
        - 示大義禪人
        - 示雲野禪人
        - 復東川呂 相國
        - 寄法空禪舊
        - 送岫石禪人歸鼎州華嚴
        - 示子鏡禪人
        - 春日送博達法姪歸青林開法
        - 贈青林西堂秋水姪孫
        - 贈青林監院幻影姪孫
        - 示潤宇相居士
        - 號大用禪人
        - 示岐岡嚴居士
        - 示天瑩禪人
        - 寄附麟牛文學
        - 示凌雲大德禮萬佛名
        - 示九龍松巖監寺
        - 示潤吾張居士
        - 示清寰楊居士
        - 示惺甦禪人
        - 示雲竹監院
        - 示恆愚禪人
        - 訪本源上座
        - 夏日與友人坐話
        - 示修源水頭
        - 號雪林禪人
        - 示徵明監寺
        - 示貫如侍者
        - 雪夜同眾圍爐
        - 寄印月禪人
        - 寄炳然禪人

- 寄堅一禪人
- 示堅密碓頭
- 寄敬白上座
- 示綦江董居士
- 重逢熊文學
- 示養白余居士
- 遊臥龍山天池
- 號大可禪人
- 初夏坐鍾應山房
- 看楞伽峰玉柱
- 蓋山除夕示眾
- 示前溪羅居士
- 示弘祚張居士
- 贈東巖宗公重修福昌
- 示發仁樊居士
- 送現禪人還蜀
- 示元體陳居士
- 示發肖何居士
- 福昌懷古二首
- 示雲池岷源上座
- 復徵覺二禪人
- 問生禪人乞衣索偈
- 示徵明禪人
- 寄友人居山
- 示渚宮眾居士
- 暮春與毒鼓禪師坐來蘇峰
- 虎丘禮隆祖塔
- 雙桂室中留別有感為眾同參述此
- 哭親
- 過東白道人石影亭
- 示松雲禪人
- 宿杏雨齋
- 春日訪友夜坐
- 冠山寄渝州端甫苟居士
- 過虛上人房和涪陵梁太守韻
- 示雨溪周居士二首
- 示心所游居士二首
- 果州青居山重晤無虞友人二首

- 凌雲夜雨二首
- 懷白堂初夏
- 中秋送別內翰孟章龔居士
- 南浦都歷山留別西衢法弟
- 送岑璧法姪歸大峨
- 示沖斗羅居士
- 冬日與罕拙老宿坐話
- 示引月禪人
- 贈明覺禪人
- 果城東村凌雲山房初夏
- 登來蘇峰
- 塗山禹廟
- 遵義俞邑候春日過訪賦贈
- 送靈隱法弟歸楚
- 寄昌言許居士
- 過巖峰山房贈恆一主人
- 雨後訪興福三同上座
- 贈不語禪人
- 巴山雪夜
- 贈本然禪師復保壽
- 登雲臺贈松雲素水二禪人
- 住野春山石屏寺
- 示白雲雪穎禪人
- 示瑞峰新戒
- 贈健翁張護法雪中修法堂
- 與本源禪人山行賞雪
- 寓金鳳山和己禪人韻
- 懷破山老和尚
- 位旃林護法過訪次韻
- 江陵旅中除夕警眾
- 冬日雪晴訪友
- 南浦撥霞洞遣夏三首
- 復無欲熊居士來韻
- 復燦錦程居士來韻
- 與公井高孝廉山行坐桃華洞
- 復福昌護法幻幻黃居士來韻
- 初春過雲浦老宿別業
- 與溢天上座遊灩澦

        - 巫峽與眾禪人夜汎
        - 九青山房遣懷
        - 夜郎山寄素懷禪友
        - 巴渝白巖寄君維余護法
        - 雪峨張護法邀遊黃鶴樓
    - 書
        - 上雙桂破山老和尚
        - 達聖瑞姚護法
    - 像讚
        - 出山相
        - 布袋
        - 白衣大士
        - 達磨
        - 破山老和尚
        - 淨明耆宿
    - 佛事
        - 上天童掃密雲師翁塔
        - 為湛泉禪人下火
        - 為若夢侍僧下火
        - 為獻珩耆宿下火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蓮月禪師語錄序

時當春暮，綠暗紅稀，黃鳥間關，午夢初醒，忽見西方古佛放光射我此間，因歎破山老人深入天童之室，故其門下宗匠最多，而蓮月禪師洵為得髓之子也。蓋今日佛道大盛，知識如雲，說法如雨，行腳者不假遠涉千山萬水，保社叢林所在而有，豈非幸事？但其中不無淆訛，大須審細，所以古德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終成骨董。」此非具擇法眼，其不為增上慢人者幾希？試觀蓮師語錄，斬釘截鐵，絕去廉纖，所謂獅子哮吼，百獸腦裂，狐狼野干盡皆倒退三千，逼真天童、雙桂家法，自宜急登剞劂，以廣流通，則見聞隨喜者將不憚千山萬水，參請真正宗師，不至瞎卻眾生眼。余故不揣無知而敬為之序。

康熙庚戌檇李約庵道人施博撰

蓮月禪師語錄目錄

序文二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上堂
　小參
第四卷
　(拈古頌古)
　機緣
第五卷
　法語
　行實
　偈上
第六卷
　偈下
　書問
　(像讚佛事)
　附住玉泉語錄二卷

(目錄終)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性容錄

住遵義府九青山東印禪寺

順治戊戌春，師在夜郎山懷白堂受請。進院，三門，云：「門庭孤峻，堂奧幽深，且道從那裏入？」乃以拄杖三擊云：「七通八達了也。」便進。

佛殿，云：「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此是過量人行履。即今新長老禮拜阿誰？」喝一喝，遂展具拜。

方丈，云：「生鐵椰栗，頭正尾正，倒弄顛拈，衲僧乞命。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敲骨取髓，必行之令。」

眾護法請陞座，師至座前，拈疏云：「龜畫馬圖，龍文鳳彩，一一全彰，第一義諦。若也見得，不勞指注；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對眾剖露。」

指法座云：「師子王座，師子哮吼，驚起燈王，現身北斗。大眾見麼？」喝一喝，遂陞。拈香云：「此瓣香蓋天蓋地，非古非今，專伸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伏願燈傳萬億，光照三千；此瓣香瑞滿六合，氣貫紫宸，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萬國長明舜日，八荒共戴堯天；此瓣香根培雨露，質傲雪霜，奉為滿朝勳貴、本郡尊官、縉紳文學，伏願才優治亂，德並伊周；此瓣香久經祁寒溽暑，常露本地風光，奉為本山眾護法素懷善公，伏願生生同植祇樹，處處共扶剎竿。」末拈香云：「此瓣香穿天下人鼻孔，最初得之寶愛囊藏，末後撞著辣手七零八裂，此是第一回拈出，供養前住浙江嘉興府東塔、後住四川夔州府梁山縣雙桂禪寺，傳臨濟正脈第三十一世破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指迷盆劫劍，度世室盈籌。」斂衣趺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機前第一義，覿面不相瞞，歷歷明明處，當陽須善觀。眾中莫有善觀者麼？請出來對眾酬唱。」僧問：「師子吼時如何？」師云：「嚇殺人。」進云：「露爪牙時如何？」師云：「大有人喪身失命在。」問：「昔日懷白，今朝東印，是同？是別？」師云：「別。」進云：「如何是別處？」師云：「分身兩處看。」問：「如何是直捷一句？」師便喝，僧舞坐具歸位，師噓一聲。問：「喝開兩眼時如何？」師云：「自看取。」進云：「青山涤水。」師云：「莫眼華。」問：「二水交接，龍在甚處？」師豎起拂子。進云：「還有現爪處麼？」師云：

「切莫蹉過。」乃云：「諸佛應現，揭示頂門正眼；列祖出興，提持腦後鉗鎚。以心印心，功不浪施。」驀拈拄杖劃一劃，云：「從上宗旨皆在這裏建立，若向這裏見得徹去，便見國王也在這裏平治天下、大臣宰官也在這裏奠安社稷、盡大地人也在這裏資治勞生，聖也、凡也、僧也、俗也、胎卵溼化皆在這裏安身立命，千差坐斷、一道齊平，正是眾生度盡恆沙佛，諸佛何曾度一人？如斯見解，雖有衲僧巴鼻，猶然未足觀光。若約提綱宗乘、舉唱佛法，更須知有向上一路格外風規，縱橫無礙、卷舒自由，正恁麼時不恁麼、不恁麼時卻恁麼，所以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方今烽煙頓息、花雨飄香、山川氣靜、萬物已寧，且共祝昇平一句作麼生道？一炷清香彌宇宙，光天化日動和風。」(敘謝不錄。)

復舉：「同光帝問興化云：『朕治中原，獲一至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襆頭角。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同光帝久獲此寶，當陽拈出，幸遇明眼人善能別價，可謂尊貴中尊貴、奇特中奇特。山僧今日更資一路，要與古人相見。」喝一喝，云：「至寶雖然酬價少，五湖四海共承恩。」復喝一喝，卓拄杖，下座。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開爐，上堂。師云：「爐韛弘開，烈燄大發，鍛煉聖凡，鉗錘惡辣。眾中有生鐵鑄就、渾鋼打成的，請出相見。」僧問：「紅爐烈焰、鐵牛哮吼時如何？」師云：「只須鍛煉百千回。」進云：「震破大地時，這牛兒向甚處去？」師云：「東觸西觸。」問：「如何是東印境？」師云：「帶水屏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銅頭鐵頰。」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打，云：「莫作鬼家活計。」乃云：「巧匠良工伎倆殊，大千沙界入紅爐，鉗錘佛祖無窠臼，陶鑄人天立楷模。恁麼施設，萬象森羅悉為煤炭，風火滿中熾然不息，逼得嘉州大象[跳-兆+孛]跳、陜府鐵牛哮吼，黧奴白牯放光動地。若是特達之士，當下知歸，管取彈指收功，剎那成聖，何待長期短限、晝三夜三，徒勞勤苦？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猛火無情，頑銅自利，嚴鎚有力，鈍鐵成鋼。若要啐地折、噑地斷，須將生死涅槃、菩提煩惱、世出世間奇言妙句、惡知惡解一一銷鎔殆盡，無位真人覿體現前。」豎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立春，雲霓甘居士請上堂。僧問：「如許供養，阿誰解酬？」師云：「你作麼生？」僧喝，師云：「只酬得一半。」僧豎拳，師云：「猶欠在。」問：「除卻語言棒喝、拈拳豎拂，還有佛法麼？」師卻豎拂子，云：「是什麼？」進云：「某甲不恁麼。」師云：「你又作麼生？」僧喝，師云：「又是恁麼去也。」問：「孔

仲尼云：『 吾道一以貫之。』釋迦老子道：『 惟此一事實。』是同？是別？」師云：「同則總同，別則總別。」進云：「同別且置，如何是一？」師豎拂子，云：「者箇是一？是二？」進云：「非一非二。」師云：「畢竟如何？」僧擬議，師便喝。問：「撾塗毒鼓，聲震乾坤，第一義在什麼處？」師云：「喪身失命也不知。」進云：「青山蒼翠，涤水渺茫，是第幾義？」師云：「第二第三。」進云：「今日和尚如何為人？」師便喝，僧亦喝，師云：「你這一喝落在什麼處？」進云：「在這裏。」師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僧鼓掌，師云：「且莫詐明頭。」乃云：「本來心地不屬迷悟，現成佛法迥絕疏親，只為不薦，迷己逐物，遂被染淨二途、聲色諸緣遮卻，本有光明不得現前。不見道：『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此是古人裂破舌頭，明明道出，正要人在塵勞中得大解脫耳。今日是我雲霓甘居士侍九旬慈母，母善人舉家入山，請山僧舉揚上上一機，抑未免與伊曲引旁通去也。昔龐居士一日忽云：『 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 易易易，一下繩床腳蹋地。』龐女靈照云：『 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師云：「說難說易，是他各人出身處。即今春光遍野，百草向榮，且道祖師意在什麼處？」豎拂云：「分明香在梅華上，莫向梅華更覓香。」擲拂子下座。

上堂。問：「盧苑松風談般若，祇園澗水奏絃絲，未審阿誰解聽？」師云：「黧奴白牯。」進云：「無情尚韻無生曲，怎奈當人不薦機？」師云：「你還薦麼？」僧喝，師云：「汝亦未薦在。」一僧出眾，喝兩喝，師亦喝，進云：「學人無剩語，一喝當機去，一喝酬信施。」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說心說性，耳裏著水；行棒行喝，眼裏撒沙。殊不知溪光山色、鵲噪鴉鳴，滿眼滿耳、非色非聲。如是，則塵塵爾、剎剎爾，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鶴脛自長、鳧脛自短，髑髏橫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豈不見米胡遣僧問仰山：『 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 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僧回，舉似米胡，米胡深肯之。大眾！悟既落第二，如何是第一頭？現修羅相作女人拜，得麼？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得麼？拈拳豎指，下喝頓足，得麼？推倒禪床，拂袖便行，得麼？到者裏，直饒機前領旨、格外明宗，猶是不唧溜漢在。雖然如是，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須藉春風力。」喝一喝，下座。

破山和尚誕辰，慧月禪人設供，請上堂。雪穎問：「佛祖冤流，瞎驢遍界，蹋殺天下人時如何？」師云：「闍黎好仔細。」進云：「哮吼時虛空出髓，利害在什麼處？」師云：「頂門著痛。」進云：「殃及兒孫。」師云：「卻被你道著。」乃云：「抽眼中屑，

恩重丘山；下腦後槌，冤入骨髓。大樹堂前距獰獅之爪牙，蒼龍城上鬥瞎驢之唇嘴，一期毒害，千古禍胎。今朝忽遇老凍膿現大人相，四眾仰慕，卻要自家屋裏的人說自家屋裏的事。山僧看來，無量福德海不可說、無量智慧門不可說、無量壽命聚不可說，設使以大海為口、須彌為舌，展轉說之，終不能盡。到此計窮力極處，亦不燒香、亦不點茶，畢竟作麼生慶讚？作麼生供養？」乃拈拄杖作舞，復鼓掌呵呵大笑，云：「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大悲菩薩誕辰，上堂。「體無向背，一月普現一切水；用有卷舒，一切水月一月攝。白浪岸頭不守本分，紅塵堆裏惱亂群生。溷俗和光，婆心甚切；應機接物，魔境轉多。」驀豎拄杖，云：「看，看！觀音大士來也。今在山僧拄杖頭上出大梵音，說道：『 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或現千手、或現千眼，或現國王、宰官、比丘、居士乃至佛身而為說法。』大眾！大士顯如是神變、作如是佛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統三界以為家、作四生之怙恃，誠為殊勝希有。正眼看來，秖是建化門邊事。若是萬緣寢息、千聖不攜，坐斷報化佛頭向上一竅，有眼覷不到、有耳聽不及。正與麼時，且道大士又應現在什麼國土中？」卓拄杖一下，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復舉：「僧問歸宗：『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云：『 聞麼？』僧云：『 聞。』宗云：『 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拈云：「者僧雖然道聞，不是知音。歸宗用殺人刀、活人劍，大似勞而無功。以棒趁下即且置，只如一等是聲，因甚有聞、有不聞？還委悉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喝一喝。

修敬郭道婆生日，請上堂。問：「進無門，退則失，鐵壁上釘釘時如何？」師云：「著力釘穿。」問：「開口即錯，動念即乖，如何是無生之旨？」師云：「速退。」僧云：「善哉！善哉！」師云：「多口作麼？」乃云：「乾坤既判後，分西分東；朕乖未萌時，離名離相。名相既離，便見赤條條地，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舊面目歷歷分明，本來身原無生滅。文殊問菴提遮女：『 生以何為義？』女云：『 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 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 若能明知四大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云：『 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 若能明知四大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大眾！一隊老婆禪說許多道理，反令人在義路上鑽龜打瓦，無有了期。今日山僧不惜手腳。」以拄杖劃一劃，云：「將生生死死一時劃斷，直教汝等當下解脫。若猶未委，聽取一頌：『 生死重關問答

明，秖將生死話無生，驀拈拄杖當頭截，掉臂長安任縱橫。』」拽拄杖，下座便行。

上堂。僧問：「把定時，威風凜凜逼人寒，其中幾箇徹骨去？」師云：「闍黎一箇作麼生？」進云：「放行時，華雨紛紛露廣長，就裏阿誰共知音？」師云：「燈籠露柱。」進云：「把定放行且置，怎似學人手提智劍匡王化，腳蹋實地恁麼行便歸位？」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問：「放不下，提不起，請師決斷。」師云：「是箇什麼？」進云：「拈出時，諸佛也須腦裂。」師云：「不妨拈出。」僧喝，師云：「只有這一喝。」乃云：「飲龍潭，集鳳池，沒殺鼻孔；吐月峰，聚雲頂，刺破眼睛。若作佛法商量，頭上安頭；不作佛法商量，斬頭覓活。總不與麼，如何是出身路？」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慈明和尚室中置水一盆，上箚一口劍，下著一緉草鞋，膝上橫拄杖，凡見僧入門便指，擬議便棒。」拈云：「慈明老賊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若非鐵眼銅睛，鮮不當頭蹉過。東印當時若入門時，便咦一聲；他若再指，踢倒便行。恁麼出身，免相鈍置。還有委得者麼？格外知歸休擬議，魔宮虎穴定權衡。」

紹南黃居士至，因事請上堂。問：「寶劍露鋒鋩時如何？」師云：「血濺梵天。」進云：「魔王腦裂，狐狸潛蹤去也。」師云：「不為分外。」乃云：「辨魔揀異，須是頂門具眼；訶佛罵祖，還他腦後見腮。若要全提正令，佛來魔來總與三十棒。何故？這裏放過即不可。」復舉：「西天脅尊者與一外道論議，約其負者為弟子，外道曰：『誰當先語？』尊者曰：『吾既年邁，又從遠來，理應先語。』外道曰：『可爾，恣汝所說，吾當盡破。』尊者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長壽。』語已即默，外道茫然不知所趨，即時墮伏，度為弟子。」拈云：「尊者立論，如生鐵鑄就崑崙山，八面受敵，不獨一箇外道開口不得，假使百千萬億外道只得飲氣吞聲。者箇外道雖然把髻投衙，也是皮下有血的，致令一撥便轉。山僧恁麼告報，還知他古人立地處麼？師子林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喝一喝。

上堂。僧問：「石女無心行水面，木人撫掌詠狂歌，解把虛空顛拈倒弄，是什麼消息？」師云：「神僊密訣，父子不傳。」進云：「請師暗通一著。」師拈起拂子。進云：「猶如錦上鋪華。」師云：「更須知有向上一路。」乃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我天童密雲師翁道：『向上一路，踏破草鞋。』大眾！一等是箇向上路，因甚語意不同？且作麼生判斷？」乃云：「益州紙貴，一狀領過。」

文平安居士設齋，請上堂。「神頭鬼面，突出難辨；魔口佛心，回看益深。直須兩眼雙明，不被境緣轉換，萬別千差，當陽勘破，方受得人天供養。」復舉維摩居士因須菩提持缽因緣，拈云：「須菩提大似飄墮羅剎鬼國，不解逆風把舵。維摩居士雖是滿盤托出，爭奈尊者一時吞吐不及，正是食到口邊，被人奪卻。東印若作須菩提，但端坐合掌云：『善哉！善哉！是名真供養。』管教老大維摩直得默然。山僧恁麼拈，還識他利害處麼？砒霜一飽渾閒事，蠱毒之家水莫嘗。」

樂溫恆靖禪人請上堂。「恆靖上座，請法而至，有則因緣，分明舉似。昨夜文殊大士騎獅子峰，奮迅勇猛，[跳-兆+孛]跳到須彌頂上，哮吼一聲，只得大千世界狐狼絕跡、異類潛蹤。今日歸來，又在巴山之南、湘水之北，三家村裏巍巍然距地，只是不得動著，動著則喪身失命。」乃震威喝一喝。復舉：「古德因僧參次，便云：『太襤縷生。』僧云：『雖然如是，要且是獅子兒。』古德云：『既是獅子兒，因甚被文殊騎？』僧無對。」拈云：「古德就機一拶，要見爪牙，爭奈者僧不解哮吼？若是獅子兒，直下翻身去也。眾中莫有為他代得一語者麼？」時有僧喝一喝，師云：「也被文殊騎。」僧擬再進語，師卻喝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上堂。僧問：「枯木逢春時如何？」師云：「紅的紅，白的白。」進云：「大地風光如何理會？」師云：「日暖山容麗，風高竹韻長。」乃豎起拄杖云：「頭頭獨露，屋角幾枝梅蕊吐；物物全彰，墻頭數樹杏華香。時節至，漫郎當，鼻孔直須徹，免教蝶夢長，大家拾取這春光。」擲下拄杖。復舉：「昔有僧看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不解致疑，久之，忽聞鶯鳴而悟，遂聯云：『春到百華開，黃鶯啼柳上。』」拈云：「這僧一向死極不得活，卻被樹頭鶯一聲喚醒，便乃瞥地。雖然如是，也是聲色門中活計。若是佛法，未夢見在。何故？玄沙道底。」

上堂。僧問：「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因甚有當面不識者？」師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初祖直指，明心見性，何處入路？」師云：「腳下鬘鬘。」進云：「何不直指？」師云：「不曾曲。」問：「一口吞盡乾坤時如何？」師云：「還須吐卻。」僧喝，師云：「未吐在。」進云：「水窮山盡向什麼處去？」師云：「坐看雲起時。」乃云：「默時說，鳥語華香有密訣；說時默，水流風動通消息。如是，則知萬籟雖殊，共演西來大意；群象不一，全明向上玄機。若是超宗異目的，未舉先知；倘若情存限量，落在見聞。」乃拈起拂子，云：「見麼？」復敲香几，云：「聞麼？若見、若聞，是隨聲逐色漢；不見、不聞，逃聲避色漢；更若見而非見、聞而非聞，又是戲論相違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且作麼生得相應去？」復拈起拂子，喝一喝，云：「當陽透出是非外，一任橫身宇宙間。」復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話，拈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雖是半明半暗，畢竟泥裏有刺。古今拈提者，盡謂者僧受他惑，殊不知他父子家風，總被者僧勘破了也。還見麼？三人證龜成鱉。」

上堂。僧問：「第一即不問，未開口時如何？」師云：「已落第二。」進云：「和尚道一半，學人道一半。」師云：「坐斷舌頭。」乃云：「電光中垂手，石火裏翻身，雖是逴得便行，未免平地喫交，何況瞬目揚眉，遲了七刻八刻，思量擬議，隔卻千山萬山？所以道：『 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適纔未白槌、未開口時，早是第二了也；即未出方丈、未陞座時，亦是第二了也；鐘未鳴、鼓未響時，亦是第二了也。至若問來答去、指東劃西，總是草裏輥，有甚了期？敢問大眾：既都盧是第二，畢竟如何是第一？還有舉得者麼？」時有拍几者、有下語者，師乃拍膝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上堂。「消息暗通，尚挂唇齒；靈機互換，猶犯鋒鋩。掀倒禪床，拂袖便行，疾入膏肓。山僧恁麼告報，眾中忽有箇負血性的出來道：『 老漢因甚一向壓良為賤？』只對他道：『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一二三四五，今朝更莽鹵，楊岐三腳驢，踏殺玄沙虎。若不顧危亡，作麼生救取？」乃喝一喝，云：「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雖然如是，更有一事可疑。古者道：『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是色，犬吠驢鳴、水流風動是聲。作麼生是大道真體？若謂聲色是，指鹿為馬；若謂聲色不是，掘地覓天。正恁麼時如何轉身？」以拂擊禪床，云：「擊碎是非關，迥然超佛祖。」

浴佛，解制，上堂。「指天指地，撒沙撒土，平地孤堆，禍遺千古，引得忤逆兒孫一棒打殺，頻添冤苦。今我此中聖制告圓，箇箇向前當機轉語，忽有箇抱不平的憤性出來，推倒禪床，喝散大眾。東印門下雖則未敢全然相許，不妨大家應時及節，足蹈手舞。既然一總吝慈，正上座只得自行此令去也。」乃拽杖一齊打散。復召大眾，眾回首，師云：「逢人切莫錯舉。」

住重慶府巴縣白巖山寶輪禪寺

順治庚子十月初一，師在塗山覺林禪寺受請。入院。佛殿。喝一喝云：「好一殿功德，禮拜則見相發心，不禮拜則當面蹉過。且道禮

拜是？不禮拜是？」乃展具云：「是非都蓋卻，自我整威儀。」便拜。
方丈。云：「立賓立主，廓徹頂門正眼；即照即用，痛下腦後鉗鎚。且道：佛來魔來，如何揀辨？」喝一喝，云：「金剛與泥神揩背。」
總督李大護法文宇牛公請於當寺開堂。拈帖示眾云：「圓相一點，白紙三張，雖無言說，文彩已彰。會麼？請維那對眾重為敷揚。」指法座，云：「這箇華王座，原來諸法空，是人行是令，壁立顯真風。」遂陞。拈香，云：「此瓣香，海嶽鍾其靈，日月光其德，恭為祝嚴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威聲大揚，閫外千邦鎮靜；德化遐被，寰中萬里謳歌。此瓣香應運應期，為祥為瑞，奉為本郡在位尊官、縉紳文學，伏願吐哺握髮，崇尚賢之典；撥亂反治，竭持世之才。此瓣香不從外覓，唯向內薰，奉為期主文宇牛公、舊住雲竹覺公、現前眾居士，伏願不昧本來心地，不離自性福田。此瓣香荊棘叢中久秘，干戈隊裏得來，一露鋒鋩，天下無敵。此是第二回拈出，供養萬竹山雙桂禪寺破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雨花飛處烽煙息，棒喝轟時佛祖驚。」乃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問得孤高答得深，如蟲禦木偶成文，可中若具超宗眼，一語當機便出群。有麼？有麼？」僧問：「王化大行時如何？」師云：「海宴河清。」進云：「佛法大興時如何？」師云：「風行草偃。」進云：「今日爐鞴大開，無角鐵牛如何鍛煉？」師云：「一鎚粉碎。」僧喝，師云：「莫亂[跳-兆+孛]跳。」問：「如何是寶輪境？」師云：「江平回納水，樹茂亂生雲。」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出頭威拒佛，覿面勢如王。」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打，云：「痛領者一棒。」問：「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和尚今日以何為人？」師云：「山僧也恁麼。」進云：「某甲不恁麼。」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師云：「你試行看。」僧喝，師打，云：「莫道不恁麼好。」乃云：「無紋心印，絕識絕情；出匣劍鋒，離名離相。水到渠成，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法幢既立，法令當行，明大機、顯大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黃頭碧眼，飲氣吞聲，臨濟、德山望風斂衽，至於拈拳豎指、瞠眉努目種種伎倆，到這裏一點也用不著。為甚如此？聖凡情量迥超出，獨脫無依威更尊。」復舉：「三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拈云：「二尊宿恁麼說話，大似揚聲止響。山僧雖是他家兒孫，出處卻不同，說甚為人、不為人？只是相逢便棒。何故？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結冬，上堂。春巖問：「昔日南泉斬貓，是否？」師云：「是。」進云：「和尚在甚麼處見得？」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快還性命來。」師打一棒，巖作貓聲出，師笑云：「殺人刀，活人劍。」問：「這箇漢伸手摸著、舉足踏著，為甚羅籠不著？」師云：「盡閻黎伎倆不奈他何。」進云：「三際坐斷時何處安身？」師云：「前不搆村，後不抵店。」問：「五家宗旨是同？是別？」師云：「別。」進云：「諸佛本同，如何有別？」師云：「惟有山僧一箇不同。」乃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一線道，遂分主賓，有問、有答，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或行棒、行喝，[祝/土]拳、轟掌，面壁、輥毬，擎叉、打鼓，提持向上機權，展演現成作用，怪石蒼松盡露未生前面目，野雲荒塢全彰本地上風光。所以道：『 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壁立萬仞，箇箇常光現前。』雖然如是，為甚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以拄杖打圓相，云：「箇中莫道全無事，剔起眉毛仔細看。」
金剛會眾居士請上堂。僧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笑箇甚麼？」師云：「笑你鼻孔向下垂。」進云：「雖是當陽賣俏，爭奈傍觀者親？」師云：「一任檢點。」進云：「今日四眾瞻仰，和尚作麼顯示？」師云：「拄杖子為伊竭力。」進云：「家醜不可外揚。」師云：「好事不瞞人。」一居士問：「三賢膽顫，十地塊驚，驚箇甚麼？」師云：「金剛手裏八稜棒。」進云：「在甚麼處？」師便打，乃云：「覿體拈來，全無向背；當頭點出，迥絕羅籠。過量事須是過量人激發，出格句還他出格人提持。所以道：『 欲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方知恁麼事。』且恁麼事作麼生舉唱？莫是即心即佛是麼？料掉沒交涉。莫是非心非佛是麼？料掉沒交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麼？料掉沒交涉。入門便喝是麼？料掉沒交涉。入門便棒是麼？料掉沒交涉。打箇圓相作女人拜是麼？料掉沒交涉。推倒禪床拂袖便行是麼？料掉沒交涉。既都盧沒交涉，到此計窮力極處，畢竟如何得徹頭去？」驀豎拄杖，召眾，云：「透脫是非與得失，金剛王眼放光明。」復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云：『 生心受食，淨名所訶，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 當時善現豈不作家？』牛云：『 豈干他事？』士云：『 食到口邊，被人奪卻。』牛便行食。士云：『 不消一句子。』」師拈云：「電卷風馳，珠回玉轉，彼此作家，不妨奇特。只如龐公道：『 不消一句子。』且道：『 是那一句？』」時有僧喝一喝，師云：「你恁麼道，只恐龐居士不是恁麼。莫有代龐居士端的者麼？如無，聽取一頌：『 兩箇老漢，因齋慶讚，雙放雙收，千古定案。』咦！虎驟龍驤步步高，不消一句從頭看。看，看！口吐明珠光燦爛。」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靈光獨耀雪山明，刺破臊胡老眼睛，重嘆奇哉把不住，六年肝膽一時傾。大眾！昨夜釋迦老子在雪山中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總要大地人放身捨命。還知釋迦老子落處麼？」顧視左右，云：「一點明星光宇宙，揭開腦蓋兩眉橫。」

歲旦，上堂。僧問：「元正啟祚，天清地寧，玉化一統時如何？」師云：「和風動地來。」進云：「衲僧境界，華笑鳥啼，決定一致時如何？」師云：「兩重公案。」進云：「王道佛道日月交輝去也。」師云：「照破汝肝膽。」問：「如何是新年頭一句？端的道將來。」師云：「黃道初開。」進云：「雪嶺梅梢綻，溪邊柳欲青。」師云：「只得七成。」進云：「門外三山笑，座上一輪燈。」師云：「重說偈言。」乃云：「當頭道一句，大好是新年。風軟柳增媚，雪深梅更妍。三臺吹木笛，八表慶堯天。」乃橫拄杖作吹勢，云：「唱出陽春韻，調高四海傳。」

上堂。僧問：「老婆禪只是饒舌，斬釘截鐵，請師速道。」師便喝一喝。進云：「如來禪割肉剜瘡，卻成禍殃，請師別道。」師云：「山僧從來不分外。」進云：「祖師禪敲骨取髓，冤沉海底，請師更道。」師云：「一馬生三寅。」僧喝一喝，師驀頭一棒。進云：「還有麼？」師云：「疑則別參。」乃云：「今日雙溪胡居士堅請山僧舉揚佛法，若是佛法，正不在頻頻舉揚。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寶輪者裏，孤村流水，峻壑閒雲，諸佛說不到，祖師行不到。且道還有佛法也無？若言其有，節外生枝；若言其無，抱贓叫屈。不滯有無，迥然獨露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兩岸金沙平湧出，水天別是一乾坤。」

解冬，上堂。僧問：「選佛場、解脫門，一切人如何出不得？」師云：「腳下無力。」進云：「腳下得力時如何？」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乃云：「大地山河盡起舞，共歡佳節臨三五。」豎拂子，云：「然燈古佛放光明，拂子頭邊急薦取。若薦取得，便見結時非結、解時非解，華發水流，遍界光彩。」復以拂子打圓相，云：「且箇中出身一句作麼生道？塗山雲共縉雲起，巴字水隨濮水流。」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發海錄

住順慶府南充縣鶴鳴山保壽禪寺

康熙甲辰四月初一，師在凌雲山度達寺受請。拈帖示眾云：「靈山會上，四十九年說不盡底，都在裏許。當陽覷破，總是現成公案。若尚留觀聽，請重宣過。」

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巍巍堂堂，當陽勘破，越格超方。還見麼？」以拄杖擊一下，便陞。拈香，云：「此瓣香，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恭為祝嚴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耕雲鋤雨民生遂，社舞村歌造化均。此瓣香，氣質長桑梓，英華老雪霜，奉為本府在位尊官、縉紳文學，伏願才邁皋夔，俗成鄒魯。此瓣香，非從海岸上來，即在本地所產，奉為諸山耆舊、闔郡護法居士、奇學胡公，伏願不忘利己利人之願力，常悟即心即佛之宗乘。此瓣香，露諸佛眼睛，展衲僧巴鼻，得來艱險，用時峻峭，自從親遭毒手，一任顛拈倒弄，此是第三回拈出，供養萬竹山雙桂禪寺破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祖風大振，西川濟北波騰浪涌。」遂斂衣趺坐。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拄杖云：「一回拈起處，意氣一回殊，不顧危亡者，當頭捋虎鬚。還有不惜性命的衲僧麼？請出相見。」僧問：「行藏語默，獨露全機，重陞猊座，作麼拈提？」師云：「莫被人換卻眼睛。」進云：「大似家賊自首其贓。」師云：「一場敗闕。」進云：「拗折拄杖，截斷舌頭，作麼生抵對？」師云：「何不自道一句看？」僧便喝，師便打云：「賊首頭犯。」乃云：「世尊不說說，弄巧成拙；迦葉不聞聞，放憨賣俏；馬祖即心即佛，板齒生毛；臨濟三玄三要，舌頭無骨；趙州勘破婆子，隨邪逐惡。既然如此，畢竟如何是為人處？」卓拄杖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入院。至方丈云：「超宗異目的，明窗下安排；若是進前退後，向人討區分，便與三十棒。何故？木上座性直，貴圖稱本懷。」

結夏，上堂。以拄杖打圓相，云：「者箇圓覺伽藍，從上老古錐、天下老和尚，欲人剋期取證，畫地為牢。保壽今日雖是同循舊轍，要且別立新條，說甚護生白足？直須剔起眉毛，一般意氣英銳，更欲者回最豪，昏散二魔敵退，始稱汗馬功高，九旬行滿言薦，三十烏藤賞勞。今與諸人重為頌出：『 圓覺伽藍無舊新，安居箇箇絕疏親，通身手眼通身露，豈待相將驗蠟人？』」

浴佛，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兩處機關，請師道破。」師云：「伸手原在縮手裏。」進云：「因甚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云：「現成公案。」進云：「那老漢被學人覷破了也。」師云：「你在甚處著眼？」進云：「知他法身遍剎塵。」師云：「天地懸隔。」進云：「善哉，善哉。」師云：「是何言歟？」乃舉世尊初生因緣畢，復云：「此則因緣，判斷者多謂世尊莫大伎倆，卻被雲門折倒。殊不知世尊將赤土畫簸箕，雲門跳在裏許，至今出不得。二俱是弄巧成拙。雖然如是，敢問大眾：畢竟世尊有何罪過而雲門要打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若檢點得出，便見他劈腹剜心、橫身為物，堪作佛祖兒孫、堪報不報之恩；若猶未委，山僧不惜手腳重重話會去也。」驀豎拄杖，云：「穿過髑髏血滴滴，落華流水一谿紅。」

平陽陳居士請上堂。一居士問：「杲日當空，照見龐公。」師云：「即今龐公何在？」士喝一喝，師云：「不是。」士云：「是甚麼？」師云：「是伊指鹿為馬。」乃云：「生鐵鑄成的，志堅更不移，忽然漆桶快，方是徹頭時。如我平陽居士學道有年，自遠來山，志在擬古，山僧只得起模畫樣，貴與古人相見。唐貞觀時，龐居士初參石頭，頭以手掩其口，士有省。後參馬祖，亦如前問，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此悟入。」拈云：「馬祖、石頭覿體提持，龐居士橫身擔荷，雖則妙契一時，獨唱千古，爭奈猶喫許多力在？山僧恁麼判斷，意在於何？」豎拂子，云：「大地山河無彼此，分明獨露本來身。」

蓮華庵宗風鴻公送新成衣至，請上堂。僧問：「鍼箚不入時作麼生趣向？」師云：「我這裏七縱八橫。」進云：「還有轉身處也無？」師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進云：「誰家沒者箇消息？」師云：「海神知有不知貴。」乃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山色谿光，全彰大義。從上乃佛、乃祖，直要人體取衣線下一段大事。且衣線下事作麼生體取？」震威喝一喝，云：「識取摩尼無價珍，當來受用無窮極。」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拈云：「趙州格外提持，不落窠臼，若非頂門具眼，未免不錯認定盤星。且道：青州布衫與一歸何處，有交涉？無交涉？若無交涉，趙州古佛一問一答不可徒然；若有交涉，畢竟是箇什麼意？」眾皆下語，師不契，乃豎拂，云：「鐵裏泥團，綿包特石。」

初夏，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鶯嬌柳媚，蠶婦採桑，水流華發，農夫插秧。會得原是天真受用，不會未免業識茫茫。」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有僧問圓悟：『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悟云：『 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師云：「二大老雖則不負來機，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今日如有問保壽：『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伊道：『 遍界不曾藏。』」
天中節，上堂。恆靖問：「杲日麗天，如何是端陽境？」師云：「萬象森羅盡起舞。」進云：「人境俱寂，蒲劍橫空，未審利害在甚麼處？」師云：「遍地血淋淋。」乃云：「今朝五月五，蒲劍當陽舞，門上釘桃符，堂中撾毒鼓，不惟大家應箇時節，且免得他閒神野鬼向百草頭撒沙拋土。雖然如是，事不獲已，據令而行，一句當機，超佛越祖。且道是那一句？」橫按拄杖，喝一喝，云：「嗟哩嗟哩，蘇嚕蘇嚕。」
刺史無欲熊居士至，上堂。舉：「陳操尚書到資福，資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尚書云：『 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作麼？』資福便掩卻門。」拈云：「資福雖是赤心片片，大似無事生事，致令尚書檢點。今日熊護法到山相訪，山僧家風略與古人不同，亦不畫圓相、亦不掩門，不立一機、不吐一詞，方丈門八字打開。且道還有相見處也無？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今朝偶然六月初一，雲靜天高，雨散風疾，寒暑迭遷，如水奔逸，品彙相催，各不踰秩。」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惟有這箇木上座解還本質，不屬陰陽，稱性過日，有時橫肩，有時橫膝，狹路逢人，著著論實。只如即今與他唱酬，如何委悉？」復卓拄杖，喝一喝，云：「萬仞峰頭，一聲鬻篥。」
解夏，上堂。僧問：「鐘板停懸，向何處行履？」師云：「秦地不收，漢地不管。」進云：「鐵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云：「麤處易過細處難。」僧以坐具搭肩便出，師云：「切莫亂走。」乃云：「從前一期釘椿搖櫓，逼到今日解纜放船。雖然如是，順水張帆的也防遭點額，逆風把舵的方是弄潮人。為甚要如此？巨浪慣經巴峽險，五湖四海任遨遊。」復舉：「洞山秋初夏末，眾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踏破草鞋。石霜云：『 出門便是草。』又有老宿云：『 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藤蛇繞足。」復云：「者一隊老漢為人竭力，雖然各有出身處，要且路頭不別，未免遞相鈍置。只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又向甚麼處棲泊？若道得一語相應，保壽拄杖子兩手分付；脫或未然，奮起不群精進志，還從者裏立乾坤。」
雙桂，秉拂上堂。僧問：「問話的是？不問話的是？」師云：「問與不問，都盧不是。」進云：「畢竟如何纔是？」師喝云：「不是，不是。」僧連喝而退。師云：「興化道底。」乃云：「師子窟中獅子兒，爪牙自利；象王林下象王種，鼻孔尤長。咬殺天下人，

蹋殺天下人，老凍儂出隊，斫頮相望。看他牓僧堂語云：『 汝諸人凡有疑處、悟處，總聽蓮月上座指揮。』不知諸人疑悟親切麼？疑者別時商量，悟即對眾道來，秉拂上座拄杖與伊相見。如無，且看古人道：『 一喝不作一喝用。』畢竟作甚麼用？」喝一喝，下座。
荊州府龍山寺為破山老和尚舉哀，上堂。云：「時代變遷，法門隆替，佛祖命脈，存乎其人。我師破山老和尚，道行惡世，機越箭鋒，於兩軍相對處賣弄慈悲，在百戰不休場拈提搥拂，不顧危亡，秖圖撥轉人心，同見太平世界，胡為一旦踢倒乾坤、收攝威音那畔，人天感慕彌深。大眾！欲知我師行藏，卻請同到真前爇一片返魂香，當於無相中現相、無言處顯言，從頭說出常寂光中生死去來、神通遊戲，迥出常情一番境界。」真前插香，云：「望隆兩浙，道重三巴，和光溷俗，玉石金沙。逢場作戲，做笑面虎；遇人中毒，弄鱉鼻蛇。能事既畢，返白牛車，歸根雙桂，瑞鍾靈芽，抽枝發幹，香遍天涯。道脈遞衍，愈盛愈遐，無在不在，面目無差。」以手搥胸，云：「猿向綠啼巫峽樹，鶴從紅唳楚天霞。」
住荊州江陵柏子山青雲禪寺。
康熙丁未三月初一，師在龍山受請。入院，至三門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既然無門，作麼生出入？」卓拄杖云：「路頭在這裏。」便入。
佛殿。云：「新叢社，新佛相，新長老，言句亦必要新的。」乃展具，云：「倒身不為從仁義，正眼直教露頂門。」遂拜。
伽藍殿。云：「法道隆替，秉心護持。」拈香，咄云：「與麼供養，威力弘施。」
方丈。云：「學士解玉，衲僧拔楔，如何若何，斬釘截鐵。非但此時，令行摩竭。且道這裏或遇船來陸來，作麼施設？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
玉泉張山主、諸山耆宿洎闔城居士請上堂。拈香祝聖畢，僧問：「柏子堂開，人天普集，臨濟宗風，請師舉唱。」師震威，喝一喝。進云：「便恁麼承當去時如何？」師云：「腳跟下猶有重關在。」問：「復古名剎，開選佛場，功勳若何？」師云：「種豆不生麻。」進云：「及第歸時如何？」師云：「錦上鋪華。」乃豎拂，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復以拂打圓相，云：「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從上佛祖皆在此箇道場中各建門庭，互陳作略，拈華面壁，舞笏輥毬，提持不一。山僧今日亦不向外打之遶，直捷行箇條令，務要諸人當下見箇落處，只是不得承虛接響。」擲下拂子，喝一喝，云：「千般伎倆皆春澤，一喝如雷起蟄龍。」復舉：「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以手指云：『 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賢于長者持標插指處云：『 建梵

剎竟。』」拈云：「然燈古佛心不負人，路頭不肯蹉過，長者見機而作，彈指收功，遂成不朽道場。今日山主玉泉張大護法營此精藍，請山僧於中舉揚宗乘，流通正法眼藏，施設雖然不同，道場要且無別。聽取一偈：『掀翻瓦礫布黃金，今古人同這片心，野曠池平龍象集，從教蹴蹋振叢林。』」下座。

浴佛，岷源禪人圓戒，上堂。岷源問：「禪與律是一是二？」師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岷喝，師云：「今日釋迦老子降誕，用喝作麼？」岷便拜，師云：「且禮拜著。」僧問：「今日釋迦老子降誕，和尚如何慶讚？」師云：「七棒對十三。」進云：「雲門大師猶在。」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乃云：「諸方今日浴佛，蓋景仰二千餘年遺風，貴圖家聲不墜，自古迄今拈提甚多。如藥山遵布衲浴佛次，藥山云：『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休去。後有同安禪師舉云：『此則公案，人多向意識邊卜度，謂這箇是銅鐵，可以浴得；那箇是法身，全無形段，怎生浴得？』如此情解，都道藥山是遵布衲靠倒，不知二古人一出一入未有贏輸，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後又有幻寄道人舉云：『正如逢場作戲，何高何低？三十年後錯舉者便是幻寄。』」師云：「而今不免一狀領過，從頭頌出：作者不爭語句長，徒勞彼此漫商量，今朝柏子舉仍錯，洗出全身又放光。恁麼見得，無戒不持、無行不備，儻涉躊躇，重重下箇註腳去也。」說戒畢，復云：「持犯束身身且空，不持不犯絕羅籠，現成公案渾無事，清淨本然與佛同。」下座。

觀音大士開光，玉泉張護法請上堂。僧問：「大士相未成時，本自圓明；既成之後，光從何發？」師云：「頂門三千，腦後八百。」問：「四眾瞻仰大光明藏，請師直下打開。」師拈拂子劃一劃，云：「看取這一道。」進云：「人人從此開正眼去也。」師云：「且照顧汝一箇。」問：「鷲苑拈華即不問，庭前柏子意如何？」師云：「覿面相呈。」進云：「只這是，別更有在？」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我喝自有意，你喝是甚麼意？」進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莫錯註腳。」乃豎拄杖，云：「法身無相現形來，瞻仰渠儂腦後腮，八萬四千毛孔裏，光明無數一時開。」以拄杖擊禪床，云：「觀音大士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動地，說普門示現法，是汝諸人還見也麼？」復以拄杖打圓相，云：「六根清淨無遮隔，一道常光晝夜明。」下座。

雙桂破山老和尚忌日，拈香畢，喝一喝，云：「當年恩怨兩無端，立定家門不改觀，一喝至今酬一喝，對人拈出更心酸。」

提督軍門胡大護、法山主張玉泉、闔郡居士請開爐。師拈疏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在裏許，未舉知歸，文不加點。若猶擬

議，卻請維那對眾宣過。」
指法座，云：「這箇獅子王座，山僧在西川時幾回踢倒，今到荊南一旦扶起，且道畢竟是何作用？」卓拄杖，云：「還憑木上座，撥轉上頭關。」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寰中獨貴，海外同尊，端為祝嚴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四海波平，共樂無為化日；六龍光盛，同披何有仁風。此瓣香，應運而有，懷德以興，奉為滿朝文武、諸道勳貴、本郡在位尊官、縉紳文學，伏願五百餘年名世出，千重間氣哲才生。此瓣香，僊苑盤根，祇林錯節，奉為請主提臺胡護法、山主張玉泉、現前眾居士，伏願靈山付囑無忘，末世金湯永固。此瓣香，毒蛇頭上探取，猛虎口中奪來，無煙火氣，無刀斧痕，此是第四回拈出，供養雙桂堂上破山先師，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棒頭痛徹兒孫骨，桂子香清佛祖風。」乃斂衣趺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一等銅頭與鐵額，紅爐鍛煉分標格，眾中若有恁麼人，普請出來試火色。有麼？有麼？」一僧纔出，師便打一棒，僧云：「大機全彰即不問，獨坐大雄峰時如何？」師云：「看取上頭註腳。」問：「爐鞴大開，鍛凡成聖，如何是凡？」師云：「我這裏聖也著不得。」進云：「如何是聖？」師云：「何不領前話？」問：「人天聚會，佛祖心印，請師提唱。」師便喝，僧擬進語，師便打，僧云：「除卻棒喝又作麼生？」師又打一棒，云：「這箇是棒不是棒？」僧喝，師又打，僧問：「向上宗乘如何拈提？」師喝，云：「山僧一向恁麼。」僧亦喝，師云：「我也喝、你也喝，那箇的是？」僧云：「有賓有主。」師云：「如何是賓？如何是主？」僧又喝，師亦喝，乃云：「爐鞴初開日，鉗鎚意氣豪，幸多頑鈍鐵，總欲煉吹毛。所以，長期短限，畫地為牢，問來答去，正打旁敲，如將軍戰，三略六韜，沙場決勝，不讓絲毫。雖然如是，善用心者不是徒勞，火星迸出，著眼須高。」乃拈拄杖作撥火勢，復擲下拄杖作怕勢，云：「燎卻面門了也。大眾！恁麼時節難遮掩，無位真人何處逃？」復舉：「臨濟大師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拈云：「見煙是火，見角是牛，恁麼看取，更莫別求。聽取一頌：『柏子開爐任自由，當陽撥火勢難收，忽然燎卻面門也，無位真人走出頭。』」喝一喝。維那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明淵夏公、濟之王公、洪疇符公、闔城眾居士請上堂。「今朝初一陞座，舉揚第一義諦，迥然超出思惟擬議，豈可尚涉[糸*廉]纖，又假語言文字？於今事不獲已，引則古人因緣，助發諸公高致。齊峰和尚因龐居士相訪，士問曰：『此去峰頂有幾里？』峰云：『什麼處去來？』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幾

多？』士云：『 一二三。』峰云：『 四五六。』士云：『 何不道七？』峰云：『 纔道七，便有八。』士云：『 得也，得也。』峰云：『 一任添取。』士咄之而去，峰亦隨後咄之。」拈云：「這則公案，問來答去，雖然靈機互換，怎奈隨邪逐惡，腳跟猶未點地？柏子則不然，如問峰頂幾里，即將拄杖向伊面前一劃，當時截斷路頭，免得騰蛇繞足，遞相鈍置。山僧恁麼批判，還有為他二古人出氣者麼？」良久，眾無出，師咄云：「洎合停囚長智。」便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柏子林中獅子吼，萬山眾獸盡奔趨，今朝冬至方陞座，還有驚人句也無？」師云：「尋常不敢舉似人。」進云：「畢竟作麼生？」師云：「寒霜滿面十分威。」進云：「裂破骨髓。」師云：「凍殺闍黎。」進云：「秋去冬來飛白雪，萬法還歸一線中。」師云：「莫被一線縛。」僧喝，師云：「一切坐斷。」問：「杲日麗天，如何是一陽來復？」師噓一聲。進云：「恁麼則萬象森羅盡鼓舞去也。」師云：「莫便是你分上事麼？」僧舞坐具，師便打，乃云：「日遷月運，四時轉逐，風勵霜嚴，一陽來復。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育，生生不已中，九九共六六。」乃拈拄杖作吹笛勢，云：「大眾聞麼？韻出循環化母機，非同鄒律吹寒谷。」復舉：「僧問古德：『 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 長一線。』又古德云：『 一線長。』」師云：「較長論短，顛拈倒弄，二古德秖通得這一線佛法。據柏子看來，猶隔一線在。大眾！且道如何是他隔處？若委悉得，對眾拈出；若也未能，問取當年在先師處喫痛棒的法姪竹公穎木。」
阿彌陀佛誕日，金陵眾居士至，請上堂。舉：「六祖大師示眾云：『 汝等念佛求往西方，我今移西方來東土，汝等各願見否？』眾云：『 若此土得見，何須更往彼國？』祖云：『 精進即是釋迦，平直即是彌陀，喜捨名為勢至，慈悲即是觀音。只因貪、瞋、癡、無明、煩惱、八萬四千塵勞、毒龍、巨海，遂有東西之隔。』」師云：「大小祖師恁麼說話，雖是直捷提持，要見西方猶隔十萬八千。不見道：『 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與麼看來，一目平等，何東？何西？何淨？何穢？何彼？何此？何取？何捨？今日眾居士設齋慶讚，且道：阿彌陀佛還來現身說法也無？」豎起拂子，喝一喝，云：「臨濟窟中獅子吼，豐干騎虎出松門。」下座。
提督中軍懋西郭護法生日，請上堂。僧問：「麟閣勳成，瑤池果熟，未審春秋幾何？」師云：「甲乙丙丁。」進云：「只道得一半。」師云：「你試道看。」進云：「齊天花甲子，一任數春秋。」師云：「還要老僧道過。」遂打一棒，云：「戊己庚辛。」一居士問：「大護法懸弧之日，特請和尚陞座，如何慶讚？」師

云：「高逾山，長逾水。」士云：「某甲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士云：「自入桃源後，華開劫外春。」師云：「莫教滿地狼藉。」乃云：「定閫外乾坤，橫吞巨海；荷寰中日月，倒跨須彌。煙雲一掃，萬里謳歌，風恬浪靜，大地平沉。如是氣宇，如是威光，歷古今而不變，處寒暑而不遷，現宰官身，弘佛祖教，能行恁麼事，須是恁麼人。今日是我郭護法初度之辰，請山僧說無生法忍，山僧於是入清淨光明定中，策起眉毛，洞觀此護法摩尼寶藏裏本有法財，種種無盡：行願無盡、智慧無盡、福德無盡、壽命無盡。既都盧無盡，且不落數量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超越人間花甲子，虛空恰好與齊年。」下座。

承天寺僧綱司澄若公、闔山耆宿德慧公請上堂。師云：「端人天模範，立佛祖典型，振龍象風規，布國王恩澤。赤心片片，紀綱叢林，謙光導物，扶豎宗乘，行不犯之令，贊無為之化。正當恁麼時，共祝皇猷一句作麼生道？一炷清香頻繞座，光明佛日仰堯天。」

上堂。「昨日纔陞座，今朝又上堂，同中還有別，幸得舌頭長。雖然如是，惑亂人未有了期。眾中若有不受惑者，拄杖子且教靠壁倚牆；或猶未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只教他奮迅哮吼，一箇箇如獅子王。」喝一喝。

本城諸山勤舊美之譚公、伯樓熊公，洎眾居士請上堂。「若論此事，不落階級，百萬人中單刀直入，電卷風馳不暇顧揖，鐵眼銅睛覷他不及。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立，森羅萬象沒遮攔，笑殺西江一口吸。只如今朝，日冷風寒，冰清露溼，野色湖光，煙雲掩襲。」豎拂，云：「因甚文殊、普賢又向拂子頭上一時共集？」擲拂，云：「從教放去復收來，二五分明是一十。」

上堂。僧問：「如何是柏子境？」師云：「一任往來人共看。」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自己也須著隻眼。」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轉自己歸山河大地。」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一塵不立。」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萬彙齊彰。」進云：「把住的是？放行的是？」師云：「臨機縱橫。」僧禮拜，乃云：「心外無法，清風明月；法外無心，煙水雲林。大地山河，皆為諸佛鼻孔；萬象森羅，盡是衲僧眼睛。信手拈來，信口道出，無處不顯本地風光，無事不露向上機要。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拈云：「者僧如蛺蝶穿華，只求深入，不知身在華裏。趙州古佛平生肝膽被者

僧一拶，一時傾盡，雖是為人心切，只有者一著子。且道當時趙州因甚不轉機答話？還委悉麼？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佛成道日，蓋臣翟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舌頭不出口。」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耳朵兩片皮。」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明明歷歷。」乃舉世尊悟道因緣畢，復云：「六年默坐冷如灰，一點明星豆爆來，露出眼光天地別，揚聲不覺嘆奇哉。如是則知釋迦老子悟道成佛，皆是照徹者一點明星；坐菩提樹降伏魔軍，皆是彰顯者一點明星；四十九年轉大法輪，皆是露布者一點明星；臨末梢頭拈華顧眾，皆是會歸者一點明星；覿面當機破顏微笑，皆是領略者一點明星；後代兒孫行棒行喝，皆是提持者一點明星；現前大眾禮拜問答，皆是舉揚者一點明星；今日翟公設齋慶讚，皆是會悟者一點明星；老僧恁麼重重拈出，皆是證據者一點明星。今之古之，歷歷明明，在汝諸人眉際眼底晝夜顯現。」以拄杖指云：「當日風光今日是，儼然同在雪山中。」

玉泉張山主請上堂。「撥轉天關，還他特達英傑；掀翻地軸，須是不群丈夫。夷平海嶽、搖蕩乾坤、收放日月、馳驟風雲，大人之根、大人之器、大人之機、大人之作，如我玉泉山主一生豪俠，富貴功名、治亂興廢一一看如幻夢，偶向山間杖藜散步，蹋著一片常住閒田地，遂建精舍於中去來，石頭瓦礫[祝/土]著磕著，深知痛痒，欲於雙桂林下、獅子群中記剳一箇與數名字，山僧只得打開寶藏，將從上家私盡情拋出，大家受用。」乃拈拄杖連擊禪床、連喝數喝，云：「若於這裏領略分明，便見得煩惱即是菩提、無明即是佛性、幻身即是佛身、世壽即是慧命、貪瞋癡皆是戒定慧，乃至八萬四千塵勞皆是八萬四千功德，如截瓊枝而寸寸是玉、如析旃檀而片片皆香，謂之清涼池、謂之平等智、謂之根塵同源、謂之縛脫無二、謂之現成公案、謂之海印三昧、謂之立地成佛，尚多箇成字。且不落諸緣、超然出格一句作麼生道？」復卓拄杖，云：「這邊那畔休分別，金粟如來長者身。」

歲旦，張山主雲萬子英聞遠芳聲令聞中允請上堂。僧問：「新年佛法，和尚拈來說向誰？」師云：「陝府鐵牛。」進云：「誰是得者？」師云：「嘉州大象。」進云：「也知遍界不曾藏。」師云：「不曾藏的是甚麼？」僧便喝，師云：「再喝看。」進云：「再喝則禍生。」師打，云：「從你生起。」乃云：「元正初一，東皇司令，日暖風高，乾坤安靜，萬物咸新，漁樵歌詠，露柱燈籠，踊躍多幸。正與麼時，拄杖出來鞠躬修敬，高聲唱言：恭賀本山護法、方丈和尚、大眾禪師，佛法新年，無偏無正，選佛選官，同時納慶。」喝一喝，云：「山僧一喝，拄杖子拱立座傍，低聲復云：

『 今日話頭太煞孤硬。』山僧笑云：『 年年得爾互相撐持，抑且令我濟上兒孫赫奕威光彌遠彌盛。』」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為人竭力，九旬把定重關；導物應機，今日放開一路。眼底風雲，千重百匝；腳下煙水，七縱八橫。適當聖制告圓，大護法胡公得得為眾設解制齋，卻將從前[糸*廉]纖知解恍惚識情……」以拂子劃，云：「恁麼一刀截斷，直令諸人全身放下，無拘無束，眼空四海，氣吞諸方去也。且出門慶賞一句作麼生道？大笑一聲真痛快，摘楊華又摘楊華。」
開爐，闔城眾居士請上堂。僧問：「爐韛弘開，未審握鉗鎚者誰？」師云：「大開金剛眼。」進云：「還假鍛煉也無？」師打一棒，云：「只是鉗鎚惡辣。」乃云：「大韛紅爐中，陶鑄隨才藝，佛祖喫鉗鎚，人天資磨礪。此是釋迦老子二千年前靈山聖制，柏子今朝有條攀條、無條攀例，直教叢社免致冷落，抑令古風相承不替。」以拄杖打圓相，云：「將者箇作爐子，大有可成、小有可就，出礦頑鈍都盧置在裏許，同增鍛煉力勢。煤炭雖多，工夫欲細，只要做到沒下手處，方與從上老古錐悄然默契。恁麼領略，可謂格外明宗，得意忘言，言句無滯。或再沉吟，重說一偈：精金百煉愈生輝，頑鐵一鎚偏自銳，用到無功卻現成，秦時[車*度]轢轉關捩。」復舉：「龐居士道：『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者箇居士恁麼說話，當體提持，令人激切踊躍，真古今牓樣。今日眾居士為諸兄弟設結制齋，亦是龐公習氣，大家在者裏眉毛厮結，亦是箇箇學無為，亦可心空及第歸，須將聖解凡情一齊颺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不留朕跡。如是看取，何人不心空？何人不及第？柏子恁麼舉、恁麼拈，還知他古人落處麼？金屑眼中解自抽，丹霄獨步何拘繫？」下座。
阿彌陀佛誕辰，說戒，上堂。「承天石波耆舊送松月、覲聞二禪人來此山中求受諸佛戒，即稱諸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即與阿彌陀佛同一日生。雖然如是，也要先知自己安身立命處，然後知佛祖安身立命處。且道彼此安身立命畢竟在甚麼處？」豎拂子，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燕臺唐公、元體陳公眾居士請上堂。「品彙榮枯漫自持，就中剩有傲霜枝，者般種艸雖同茂，火裏蓮華分外奇。如我今日唐、陳、何諸公久歷風塵，常在此事上著腳，昔年寓湖南曾參德山、神鼎諸師，今在荊南復來同參柏子老僧，看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不見龐居士訪則川和尚因緣，真是幻人逢幻士，老僧逐句下箇註腳，以酬諸公所請之意。川云：『 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師云：「將謂忘卻。士云：『 猶幸阿師重舉在。』」師云：「一回拈出一回新。川云：『 情知久參事慢。』」師云：「不

可以己方人。士云：『 阿師老耄，不啻龐公。』 」師云：「兩不是雙。川云：『 二彼同時，又爭幾許？』 」師云：「單不成隻。士云：『 龐公鮮健，且勝阿師。』 」師云：「對面瞞頇。川云：『 不是勝我，秖欠你一箇襍頭。』 」師云：「當頭蓋覆。士云：『 恰與師相似。』 」師云：「著什麼死急？川笑而已。」師云：「莫道無事好。」師復云：「老僧恁麼批判，也是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只如道欠一箇襍頭，因甚卻道相似聱？」豎拂，云：「頂門各具摩醯眼，明暗抑揚互換高。」

臘月八日，上堂。「昨夜雪山明星出現，釋迦老子不覺打失眼睛，一時忍俊不禁，自嘆曰：『 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大小世尊恁麼說話，眼華不少。殊不知撥塵見佛，佛亦是塵，豈有妄想智慧種種差別？奈何有明心禪人欲於者箇時節效他威儀，學他起倒，只得將他舊日家風展演一上。」乃拈拄杖作此〇云：「奇哉！釋迦老子適纔在山僧拄杖頭上打箇翻筋斗，把他睹明星消息盡情說破了也。是汝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是名成佛道，是名報佛恩。眾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出來呈箇伎倆，大家應箇時節；如無，老僧重重下箇註腳去也。」復以拄杖卓一卓，云：「當陽指出，獨露堂堂，光輝溢目，更不覆藏。聽取一頌：『 一點明星事大彰，奇哉三嘆貴承當，從茲揭示頂門眼，千古兒孫照八荒。』 」

歲旦，上堂。八閩中軍王公偶至，便問：「冬期即不問，當春事如何？」師云：「風高旌旆動，拄杖頓生光。」進云：「臨濟賓主即今作麼分？」師便喝一喝。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東魯西秦。」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西秦東魯。」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多喜少瞋。」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訶佛罵祖。」王禮謝，云：「作家，作家。」師云：「莫謗山僧好。」問：「四眾瞻仰，同慶春王，如何是新年佛法？」師云：「皇風吹宇宙。」進云：「遍地是梅華。」師云：「刺破眼睛。」問：「化龍池古生金粟，翔鳳山高產臘蓮，解凍東風今日至，請師一句祝堯天。」師云：「爐煙乍起慶雲生。」進云：「覆幬無私，民生有賴去也。」師云：「知恩須報恩。」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治國安民，宰官得一賢勞忠貞。且道衲僧得一又作麼生？雨點棒下，雷震喝聲。為甚如此？艸阜湖村霑聖化，同舒意氣慶昇平。」復舉：「僧問鏡清：『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 清云：『 有。』 僧云：『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 清云：『 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僧云：『 謝師答話。』 清云：『 鏡清今日失利。』 僧問明教：『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 教云：『 無。』 僧云：『 年年是好年，為甚麼卻無？』 教云：『 張

公喫酒李公醉。』僧云：『 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 明教今日失利。』」拈云：「一隊老古錐恁麼答話，也是借婆衫子拜婆年，雖然稱好手，卻令人在有無中分析，未免彼此失利。如有問柏子：『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他道：『 佛法有無且置，焚香同祝天子萬年。』直令他全身奉重不暇。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還會麼？今日須行今日事，此心正在此時傾。」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一向心言路絕，水冷雲寒；忽然天地春回，日暖風高。從時節上看來，應知結制從自心結，解制從自心解。當此事未明之先，覿面如銀山鐵壁，晝三夜三，不容一毫走作，謂之結制；一朝磕破腦門、觸碎鼻孔，胸中礙膺之物瓦解冰消，謂之解制。今日張山主為諸兄弟設解制齋，眾中若有自解者，擺手出荊門；若猶擬議，木上座為眾竭力去也。」乃豎拄杖，云：「有抬，有搦。」擲下，云：「有放，有收。」復拈起卓一卓，云：「水流華發乾坤大，七縱八橫任自由。」

（渚宮、江陵事

佛弟子：張名顯、張名俊、張名偉、張名譽、張名實。

捐貲同刻第一、第二卷。

康熙九年四月八日，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二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明鐸錄

住江陵福昌山龍興禪寺

康熙己酉春，師在柏子受請。拈疏示眾云：「此是江陵邑侯唐護法、縉紳靜庵高護法、幻幻居士黃護法，先從文字中早露出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拈華微笑之旨。若不承言、不滯句，卻請維那宣過。」

陞座，拈香祝聖畢，乃云：「柏子初住持，福昌請結夏，彼間與此間，何取復何捨？不隔一毫端，豈拘兩保社？誰同動止機？敕點飛龍馬。且出格家風作麼生？互展隨身箇蒺藜，東打又西打。」下座。

入院。三門。云：「這箇門庭，風雲曾聚會，龍象曾奔騰，時代雖久，標格猶存。山僧今日重開闢，不惟光前啟後，且貴諸人得入。」以拄杖畫一畫，云：「千聖同歸一路行。」

佛殿。「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即今禮那箇佛？」以坐具撼一撼，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伽藍殿。「似婉似狠，露頭露面，佛法流通，威力顯現。」插香，云：「今朝供養別無多，鼻孔中燒香一片。」

祖師殿。「先聖後聖，提挈綱宗。千古萬古，景仰真風。」喝一喝，云：「當年面目分明在，烜赫威光宇宙中。」

方丈。卓拄杖，云：「據如是室，行如是令，任他伎倆千般，都盧痛與一頓，莫道老僧太煞孤峻。」

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為諸人現身說法了也。還見麼？行藏雖已露，著眼更須高。」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天生奇種，品類莫齊，恭為祝嚴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草木禽魚共樂高天化日，閭閻樵牧同歌甘雨和風。此瓣香根在山林之深、材中廊廟之選，奉為滿朝勳貴、本郡尊官、縉紳文學，伏願鹽梅鼎鼐和羹重，詩禮桑麻勸俗淳。此瓣香染淨不二、廢興不磨，奉為現前居士、東巖宗公，伏願祖燈仍遞燄，佛日更高懸。此瓣香始從地頭撥草瞻風，東覷捕、西覷捕，一朝勘破，兩手分付得來久矣，收在破布袋中欲隱彌露，此是第五回拈出供養雙桂堂上破山先師，用酬法乳之恩，伏願萬竹出林，枝枝堅高節，遍地發幹，葉葉引清風。」

乃斂衣趺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舉揚宗旨振叢林，佛祖風規貫古今，今日楗椎重一擊，還從鬧市覓知音。眾中莫有知音者麼？請出相見。」僧問：「古福昌與今福

昌，鼻孔是同是別？」師震威一喝，進云：「古今一家風也。」師又喝一喝，進云：「今日賓主歷然分。」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進云：「謝師答話。」師云：「切莫承虛接響。」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云：「秖要兒孫箇箇超群出類。」進云：「一任獅子兒哮吼去也。」師云：「也要爪牙備始得。」僧禮拜，師乃拈起拄杖，云：「五葉開敷，風雨晦，明不變。」喝一喝，云：「一音演唱，山林城市同聞。聲響游揚，通微塵剎以無間；芳華掩映，歷百千年而轉新。今日本郡縉紳眾護法請山僧於此久弛叢社，力振古風，且祖令重行一句作麼生道？」乃橫按拄杖，喝一喝，云：「大地山河皆起舞，石頭瓦礫盡生光。」復舉：「本山第一代善禪師上堂，云：『 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者裏。』以拄杖畫一畫，云：『 說佛說法。』」拈云：「善老當年施設門庭高大，固是作家，檢點將來，大似倚墻靠壁，退己讓人。今日不然，若有諸佛到來，各與三十棒，只教寒毛卓豎，列在一邊，立地聽法，豈有開口分？臨濟、德山也應結舌亡鋒，自餘盡是望風斂衽。且道：新福昌別有什麼長處？」良久，云：「莫道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拍禪床，下座。

提督本省軍門李大護法、護國守緣和尚同入山，請上堂。僧問：「李和文遇石門，一超直入；張無盡參兜率，末後威光。福昌今日旌旆臨筵，未審和尚如何拈提？」師云：「截斷兩頭，超今越古。」進云：「一句迥然開祖胄，雲龍風虎定乾坤。」師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進云：「森羅萬象咸稽首，露柱燈籠共證盟。」師云：「也要頂門上具眼。」乃云：「播揚佛祖宗乘，應逢作者；標顯人天牓樣，須待其人。擔荷還憑有力，進趨卻速成功。如大英雄安邦定國，奮發勇猛，禍亂立平，威震一時，名蓋天下。今此福昌舊院，自唐時高平王延惟善禪師高豎法幢，詢信、義端三師繼席，四海趨風，千餘年後世異事殊，漸成寥落。豈知境界更新，原有因緣時節？印正乍來住此，行淺福薄，豈可再振前賢大觀？幸提臺李護法指揮三楚，帷幄荊南，燕臺慈雲守緣和尚同時行道斯郡，大家共出隻手，定祖席重開之局，起古人未墜之風。且主賓互換，彼此為人，眼目畢竟在什麼處？」乃豎拂子，云：「寰中天子敕元貴，閫外將軍令更嚴。」喝一喝，下座。

佛誕結制，君之姚公、發仁樊公、闔郡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福昌境？」師云：「東鄰酒帘，西舍華架。」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逢佛訶佛，遇祖罵祖。」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應時及節事如何？」師拈起棒云：「雲門大師來也。」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打云：「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乃云：「葡萄行嫋蔓，楊柳拂新枝，瓢笠水雲客，

護生禁足時。今乃浴佛之日，眾居士為大眾設結制齋，大家在福昌這裏與釋迦老子眉毛廝結，行住坐臥、一動一靜不離這裏。若向這裏著隻眼，便見世尊當年也在這裏示現受生、在這裏周行七步、在這裏指天指地、在這裏稱惟吾獨尊，後雲門大師一棒打殺也是在這裏，貴圖天下太平。正是古德道：『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大眾！且道護生的是？殺生的是？若殺的是，不應言禁足安居；若護的是，不應言殺盡始安居。若定當得，一任七縱八橫，全身超物外；若定當不得，直饒蠛蠓人六月如冰，大似眼裏著一點塵。福昌如此告報，且道是什麼心行？」以拄杖畫此○云：「若箇金剛圈最小，蠛蠓人跳出始為奇。」

說戒，上堂。「奮志軌身棄俗兒，君王父母必先辭，戒為根本勿輕易，立定諸人成佛基。是恁麼人、聞恁麼說、發恁麼心、受恁麼戒，請出眾來。」時諸子向前作禮，胡跪合掌，師撫尺云：「是事如是持。」便下座。

上堂。舉：「福昌重善禪師因僧問：『 如何是正法眼？』善云：『 夜觀乾象。』僧云：『 意旨如何？』善云：『 日裏看山。』」師云：「正法眼無處不照燭，只因為物所遮，未免對境麻眯。善老重重點出，便見七通八達。頌曰：『 夜觀乾象日觀山，一段光明天地間；剔起眉毛常獨露，廓然照徹透重關。』」五日，上堂。「今朝五月五，景物隨風土；競渡走槐龍，跨門騎艾虎。絲桐騷客吟，村社小兒舞；堪笑衲僧家，就機打口鼓。且道說甚麼？普。」

上堂。「當時重善禪師住此福昌，破楹數間、殘僧數輩，晨香夕燈，至於說法如臨千眾，闡化多年，名喧宇宙，古今仰慕。正上座住他者箇保社，家風宛然不異，惟說法不能似他老婆心切，但飯來與眾同喫飯、茶來與眾同喫茶，乃至行住坐臥悉同起倒，不曾與人說箇甚麼？且道：有為人處？無為人處？」乃以手摑口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解夏，上堂。「圓覺為伽藍，青山不曾買，於中坐與行，行坐自端楷。無禪道可參，無識情可擺，從前原未結，今日何須解？結解兩無庸，通身任瀟灑。且道恁麼人畢竟向甚麼處行履？四海五湖中，高聲唱欸乃。」

住江陵鶴穴廣嗣禪院。

康熙八年八月十五日，師在福昌受請。入院，至三門，云：「此門高廣，龍象總收，或入或出，誰能不由？為甚如此？」以拄杖畫一畫，云：「惟有這些子，不可蹉過。」

佛殿。云：「把定時，佛眼覷不見；放開時，且貴大家知。」乃敷坐具，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據室。「手親眼親，頓空四大誰為座？船來陸來，總與一時生按過。」卓拄杖，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一下下都盧不錯。」正菴沈護法請開堂。拈帖示眾云：「諸佛宗乘、祖師心印盡從箇裏流出，眾護法文章錦繡亦從箇裏拈來，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人天眾前豈可囊藏被蓋？卻請維那對眾宣讀。」

指法座，云：「大而無外，高而無尚，百千法門，一音演唱。」喝一喝，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追唐虞而修德，越聲色以化民，端為祝嚴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鼓腹謳歌，擊壤之風再見；垂衣端拱，如天之頌重聞。此瓣香，煙霞充其性，文物發其光，奉為滿朝勳貴、本郡尊官、縉紳沈護法，伏願化行俗美郊關靖，雨足風清社稷安。此瓣香，飽霜飽雪，非木非煙，此是第六回拈出，供養雙桂堂上破山先師，用酬法乳之恩。伏願指衣裏珠，生生痛棒如雨；揭頂門眼，世世熱喝如雷。」乃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萬頃茫茫接五湖，日高風細放舟徐，絲綸百尺拋香餌，欲釣驚人浪裏魚。」以拂子作釣勢，云：「若向這裏吞吐得，一任擎頭戴角，一任攫霧拏雲。有麼？有麼？」僧問：「透網金鱗，不吞鉤線，如何釣得？」師云：「還遭點頦也無？」進云：「風雲同際會，不怕龍門高。」師橫按拄杖，云：「試[跳-兆+孛]跳看。」僧喝一喝，舞坐具便出。師云：「龍門雖未過，[跳-兆+孛]跳勢頗強。」問：「法幢高豎，宗風大振，還有佛法相傳也無？」師云：「高聲問來。」進云：「椎鐘擊鼓，遍告四方，豈為虛設？」師打一棒，云：「正要闍黎據實傳。」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和尚今日將何示人？」師驀頭打，云：「山僧又是恁麼。」進云：「鶴穴從今闢，荊南第一基。」師卓拄杖，云：「直須步步踏著。」問：「金雞一唱，磚鏡分明，今可重拈出也無？」師便以拄杖畫一圓相。進云：「驪龍頷下珠，光輝滿大地。」師云：「照破闍黎面門。」問：「選佛場開即不問，海印發光意若何？」師云：「大地分明絕纖塵。」進云：「恩大難酬。」師打一棒，僧喝一喝，歸位，師亦喝一喝，乃云：「格外明宗，風吼山川益壯；境中會意，霜寒天地彌清。攪長河為酥酪，過量恢張；變大地作黃金，破塵展拓。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有時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雖然如是，建立門庭不無有此施設。廣嗣者裏曲水平沙，波光蕩漾，孤村鬧市，樹影扶疏，雖是一一現成，要且不得作境會。既不作境會，畢竟作麼生會？」乃豎拄杖，喝一喝，云：「萬象森羅非外物，當陽印定渾無殊。」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不惟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拈云：「三聖埋兵挑鬥，驅得此僧赤身挨白

刃，寶壽鎗旗已展，不可復收，只得露些鋒鋩。雖然，各有謀略，惜乎令行一半。若是廣嗣，棒折也不放伊在。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乃連卓拄杖，連喝數喝。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鄧信之、王晉錫二居士成普賢大士相，開光，請上堂。驀呈拄杖云：「見麼？普賢大士與文殊、觀音即今同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出廣長舌，為鄧、王二居士說種種智慧、種種解脫、種種莊嚴、種種行願。中有一句會歸不二法門，且道是那一句？」卓拄杖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喝一喝，下座。

朗之張居士請上堂。「一切水月，一月所攝，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今日張公同眾居士來菴中飯眾，請山僧為眾說法，有則因緣，未免因齋慶讚，箇箇令得飽參。」舉靈山女子入定話畢，云：「此則公案，若是擔板漢，未窺大全之旨，處處滲漏，卒討頭不著，必須明眼宗匠方能透頂透底。我天童密雲師翁上堂，舉此示眾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據這老漢說話，秖要會得女子定，便會得世尊說話，便會得罔明、文殊二大士用處。不肖兒孫向矢上加尖、堆裏添土去也。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不得女子定？遇賤則貴。罔明初地菩薩，為甚出得女子定？遇貴則賤。還會麼？行市雖同，隨時改變。」拍禪床，下座。

佛成道日，文美楊居士請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已成佛耶？是未成佛耶？」師云：「兩處看分明。」進云：「因甚在雪山又睹明星悟道？」師云：「正要你檢點。」進云：「也要和尚相委。」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云：「真金若不重重鍛，焉得光華徹底鮮？」師云：「閒言語。」進云：「大眾證盟。」師云：「倚墻靠壁漢。」問：「當日明星現雪山，即今落在什麼處？」師打一棒，云：「在什麼處？」進云：「謝師答話。」師云：「速領取。」僧喝一喝，師又打，僧禮拜，乃云：「年年臘月八，講讚嘆奇哉，秖為明星現，瞎驢長禍胎。大眾還知麼？昨夜釋迦老子覷破天上一點明星，天上明星照破釋迦老子面孔，今日供佛飯僧，楊居士已在睹明星時同成佛了也，現前大眾盡大地人總在睹明星時同成佛了也。當年釋迦老子恁麼見得透，走出雪山，即以這一點明星照定世間人面目，觀法先後次第，建立無邊行門，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成一代時教，正眼看來，大似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山僧恁麼批判，還有為釋迦老子出氣者麼？如有，卻與他同一鼻孔；如無，徒讓廣嗣舌頭。咄！且道諸人眼睛在什麼處？」以拄杖指云：「明星一點今猶在，照破面門待幾時？」拍膝，下座。

省我馬居士請上堂。僧問：「當門按劍，魔佛齊揮；頂[寧*頁]具眼，群機洞照。抹過上頭關人來，和尚作麼生管帶？」師云：「還我劍來。」僧震威一喝，師打一棒。進云：「舉頭天外無知己，今日相逢始作家。」師云：「也是雪上加霜。」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即今在甚麼處安身？」師云：「在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進云：「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今日知他落處。」師云：「識取你的鼻孔。」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打一棒，云：「穿卻了也。」乃云：「馬居士數年念佛，志欲見佛，是伊未見；若一見佛，滿面羞慚。昔有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一處，一生不欲見佛，或時遇佛，即以兩手掩面，十指皆佛，無處回避。此居士生不與佛同時，亦不與佛同處，遍欲見佛，無處瞻仰。不欲見佛的固是丈夫意氣，急欲見佛的亦非流俗心情，卻有一處可容著眼。」豎拂子，云：「楊廣駱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擲拂子，下座。

歲旦值雪，鳳宇張居士請上堂。問：「佛祖宗乘即不問，今朝覿面事如何？」師云：「滿眼滿耳。」進云：「盡是本地風光。」師云：「卻道得一半。」僧便喝，師亦喝一喝，乃云：「梅花雪裏初開次，風物可人多韻致。明教對機曾有言，張公喫酒李公醉。敢問大眾：既是張公喫酒，因甚李公卻醉？眾中若有會得古人格外說話，為張檀越傍通此事，共知今日楚水巴山處處呈瑞，風日煙雲同一天地，慶無不宜，時節已至，滿眼春光皆諳所自。眾既吝慈，山僧與伊打箇鄉談，一賀新年、一酬請意。」乃以拄杖畫此○○○，操蜀音云：「一箇一箇又一箇。」復云：「會麼？元日相逢故里人，杖頭新寫三巴字。」下座。

解冬，上堂。以拄杖畫圓相，云：「九十日來，大家在者裏跳金剛圈、吞栗棘蓬，雖然伎倆多般，總是一場敗闕，其中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的拂袖不顧，若是聽人處分，廣嗣為伊出隻手去也。」復以拄杖劃破圓相，喝一喝，云：「獅子窟中獅子兒，當陽放出任哮吼。」

小參

小參。僧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者箇消息在什麼處？」師云：「逼塞滿虛空。」進云：「作麼生搆取？」師云：「築著磕著。」乃云：「拈華微笑，刺腦入膠盆；斷臂安心，泥裏洗土塊。更若棒喝交馳、主賓互換，言論往來、閒門破戶，總是無計較中成計較、無途轍中成途轍。不見道：『 三世諸佛、法界眾生盡是摩訶

般若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正當恁麼時如何委悉？」乃以拄杖畫此㊥，云：「一把綠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

法顯趙居士生辰，請小參。師云：「父母非所親，誰是最親者？」喝一喝，云：「穿過髑髏時，全身已露也。大眾！還識此人麼？此人寒暑不能遷、生死不能移，能促一劫為一日、能延一日為一劫，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且道他憑箇什麼有如是作用？若猶未委，更聽一則爛葛藤。昔龐居士道：『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今日法顯居士初度之辰入山飯僧，舉家學道雖不能如古人行徑，亦欲彷彿其家風，也要說幾句無生話，奈乎舌頭猶未拖地，特借山僧拄杖子出口氣。且道與他說箇什麼方是無生話？」驀拈拄杖打圓相，云：「萬點青山常不動，一谿涤水古今流。」

小參，師坐次，僧作禮云：「請師親切便道。」師云：「階前怪石點頭笑。」進云：「只道得一半。」師云：「汝道得麼？」進云：「雪上加霜。」師云：「有甚麼交涉？」乃云：「大方手眼，不涉[糸*廉]纖；格外徽猷，本無窠臼。舉一明三，當下知歸；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豈不見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拈云：「壁立萬仞，不落情解；橫身為物，超邁古今。若於此中領略得出，可以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若未徹頭，瞬目白雲千萬里，漫將機境話疏親。」

湘水呂將軍為圓彩薙髮，請小參。「披甲整戈，口吞佛祖；拘弓折箭，眼蓋乾坤。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直下休歇將去，可作一員無事道人。今日是呂護法設齋披剃者僧，欲山僧舉揚第一義諦，發明生死關頭，山僧亦不如何若何，只得與伊一刀兩段。」乃高聲喝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為發真禪人披剃，小參。「金刀薙髮若為論？截斷世間生死根，從此古今成榜樣，心燈慧命續兒孫。從上老古錐向塵勞中開解脫門，正欲人直下出三界之家，坐斷乾坤，頓入無為之地。還會得麼？」乃拈起袈裟，云：「且向衣線下薦取。」喝一喝。

小參。「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若存，漆桶不快，一朝打破，大好境界。且道是什麼境界？」以拂子擊禪床，云：「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復舉安禪師破句讀《楞嚴經》因緣，師云：「者漢撈蜆摸蝦，忽然撞過龍門，是汝諸人還曾恁麼一回也無？若未恁麼，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喝一喝。

師過牂牁郡桃源山房，眾請小參。師云：「滿城旗鼓，畫角刁斗，犬吠驢鳴，馬嘶象吼，七縱八橫，佛法大有，何待山僧更揚家醜？雖然如是，十字街頭鬧浩浩，孤峰頂上峭巍巍，總不涉二途，清淨

法身在什麼處？」卓拄杖，云：「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
起七，小參。「玄沙不度嶺，保福不度河，豈有一七、二七之工？趙州八十載，長慶七蒲團，又豈止一七、二七之工？看者一隊老古錐，一等是神通妙用，一等是田地穩密，而今者裏不循舊轍，特地建長期，長期立短限，猛力追尋，拶到羅紋結角處，萬緣寢息，六窗幽閒，根塵不偶，疑悟相通。且道：猢猻伎倆盡時還有轉身處也無？」喝一喝，云：「傲寒骨力勝霜雪，贏得梅華獨早開。」
浴佛，小參。舉世尊初生因緣，拈云：「釋迦老子開闢封疆，雲門大師戡定乾坤，雖然彼此汗馬功高，爭奈至今干戈不息？檢點將來，總是一隊郎當漢，敗闕不少。山僧與麼告報，眾中還有為他雪屈者麼？如無，山僧只得自澆一杓惡水去也。」震威喝一喝，下座。
遵義兵憲薛護法火葬萬骨，請小參。「瘴雲淨盡，日月重輝；華雨飛颺，乾坤生色。大人境界，大人作用。今日薛大護法就宦海中高建法幢，請山僧激揚箇事，為迷途津梁。」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山僧適纔相席打令，驚起依草附木精靈，跳在拄杖頭上打箇筋斗，共說兩句無生話去也。試問諸人：且道是那兩句摭？」喝一喝，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復舉：「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乃敲一髑髏，問曰：『此生何處？』耆婆曰：『此生人道。』又敲一髑髏，問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敲一髑髏，問曰：『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拈曰：「世尊旁敲正打，言中有響；耆婆隨邪逐惡，不是知音，未免當頭蹉過。爭似者裏一坑埋卻，不惟出他古人一頭地，抑不使承虛接響之流鑽龜打瓦？雖然如是，髑髏今日如山嶽，畢竟生何處？」乃以拄杖打圓相，云：「烈火燄中同鍛煉，紅塵堆裏白蓮開。」

晚參

結制，晚參。「明日結制有五則事，雖是杜撰也要預先議定。第一則：二時粥飯各人飽餐，不可徒自忍饑；第二則：經行處須看腳下，不可平地喫交；第三則：禪床上坐直須惺惺，不可開眼寐語；第四則：鐘板鳴時宜將眼聽，不可被聲塵牽引；第五則：卒然不能說，因數日安眾困倦，今夜雖不說亦不待制，期滿稍暇即與諸兄弟一齊說破。珍重，珍重。」
除夕，晚參。「北禪分歲，皮招官府勾追；東村燒錢，酒醉鬼神迷亂。雖然赤心為人，不知翻成分外。何似柏子者裏隨分隨時、隨家豐儉，燒幾片香、喫幾杯茶，與眾兄弟東話西話、拈古頌古，乃至

稱性談笑亦復不知何者為定、何者為亂、何者為靜、何者為鬧，舉足下足皆是解脫道場，一出一入總成遊戲三昧。所以道：『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夜年窮歲盡時節，且道：如何是自彰的理聲？」良久，云：「挑燈坐久無寒氣，知有春風入夜來。」

晚參。師云：「結制半月矣，汝等做工夫不可因循，急須覓箇出身之路。老僧數次落堂，勉勵諄諄，只要汝等在一機一境上發大疑情，討箇分曉。若只念死話頭，有何益也？上古原無看話頭之說，皆是隨緣理會，遇境生疑。在宋時，大慧禪師教人看觸背關頭，省悟者甚多。近來影響之流，不求真悟、不起真疑，一動一靜尚被聲色所牽，不能自作主宰，殊不知必要大死一回，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見盡情忘，自有轉變處。古人云：『 不怕活不得，只怕死不得。』果然絕後再甦，佛也不奈汝何，阿誰欺得汝？若只聽人說，黃檗禪師有云：『 多與兒酥餅，消與不消都不管他。濟得甚麼事？』聽取一偈：『 一句話頭可力參，經行坐臥渾如憨，忽然豆爆冷灰裏，不用從頭說再三。』」

晚參。「大凡學道人見諦不圓，只為識情未透，皆是六根、六塵牽引之過患，所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諸兄弟！同在此處一七、二七剋期取證，晝夜精勤，不是徒為勞苦，正要做到身心疲困，如癡、如憨，眼不欲視、耳不欲聽、口不欲言、意不欲思，六根不行、六塵不對，如有氣的死人，只是胸中一點疑情不散，忽然打失眼睛，則本有光明自然現前，便不受他人舌頭瞞也。如中邑獼猴，六窗俱喚俱應，譬喻分明，未是極則，不得仰山一拶，何有中邑也？而今道流不得到古人田地，只為獼猴不曾睡著耳。諸兄弟！且道獼猴睡著了又作麼生相見？速道，速道。」

除夕，晚參。僧問：「一年挨到今日，請和尚說歲除佛法。」師云：「爆竹一聲驚兩耳。」進云：「寸步不移，如何得到新年去？」師云：「今夜亦非是舊年。」進云：「某甲不然。」師云：「你作麼生？」進云：「鳥啼新歲景，華發舊年春。」師云：「莫道有新舊好。」乃云：「古人學道，行住坐臥，將生死二字貼在頮頭上，晝三夜三，如喪考妣，不敢一時暫生放逸，常恐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腳亂，務在預前打折明白，然後放下，此先賢操履誠切如斯。近來諸方都在此日放假，恣意談笑，猜枚舉令，羯鼓催華，歌詠辭曲，種種喧譁，靡所不至。此箇風景，在我蜀中本所未見，聞者亦稀，山僧今夜未免隨鄉入俗，與諸兄弟作箇放假的起倒。」乃拈起拂子，左右亂揮，踴身作舞，高聲喝云：「縱橫[跳-兆+孛]跳弄獅子，者箇漫同戲具看。」

夜話。「學道人須立大志，既以參禪為事，當以徹悟為主，不可同流俗阿師隨緣混過，或在人口角邊、或在冊子上拾得一句兩句套頭語，自瞞瞞人，正是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尋常也一般。到明眼人前卻去不得，得非自誤一生耶？不如乘色力強健，猛著精彩，踏實做一場。未有入路者，急須尋箇入路；既有入路者，急須求箇進步。你莫道無入路，十字任縱橫；你莫道無進步，一層深一層。要先從一頭打徹，不可兩頭三面，七不成、八不就，反說佛法不靈。亦不論參學早遲、亦不分根器利鈍，只要各人用心實落、立志久長，自有一番境界、自有一段作用，如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華、布毛洒樓之類，皆是平日用力真切，方纔一旦觸發。諸兄弟亦當如古人恁麼一回，就要看女子出定話，亦何難哉？只不可在出得、出不得上用意識卜度，要看世尊是何心行、女子是何境界、文殊是何神力、罔明是何手眼，一一看明白，方知他一夥用處。老僧舉此，亦是驗諸兄弟工夫所得何如。一處有疑，處處有疑；一處不疑，處處不疑。儻真到不疑之地，自然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如是，萬里無片雲，青天猶好喫棒。時寒，勿勞久立。」

夜話。師云：「夜坐喫茶，因事說話，乃考諸人見諦何如？進步何如？非虛設也。山僧一向展轉多說，縱說到驢年，有何交涉？必要諸人自己著力一番，將古人未透關頭一一勘破，方識得人好惡。昔有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我有一問，座主若道得，即喫齋。』乃拈胡餅問云：『還具法身否？』座主云：『具法身。』巖云：『喫餅是喫法身也。』座主不能對。今請大眾代古人轉一語看，若轉得一語相應，便合受人天供養；若轉不得，終是受欺謾。何故？當機無力能吞吐，一餅長教礙殺人。」

考工，晚參。師云：「欲明大事，須是鐵漢不顧危亡方能成辦。汝等工夫做不上者，無他，蓋為自己看得輕劣，視從上先聖太高遠，不敢望其項背，便生怯弱，志向未決，口雖說為生死，其實不曾把作一件事做，甘自因循，隨群逐隊，空過日子，坐香時胡思亂想一上，不坐香時遂被境緣牽去，說張、說李，論是、論非，較長、較短，及至問著時，轉不得身、吐不得氣，不肯自疑，卻要人說破。可憐生。如此見解，參到驢年也沒交涉。胡不看南嶽參六祖，祖問：『何處來？』曰：『嵩嶽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只此不染汙，諸佛之所護念。』又，臨濟在黃檗三年，睦州首座教令問話，三度被打，後到大愚處點破，遂有當仁不讓之作。如今者裏也不管你問得話、問不得話，轉得語、轉不得語，久參初學都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只要將一箇過不得的關頭橫於胸中，自恨自逼，勿論遲速，以徹為期，生死二字急切工夫自然得力，昏、散二魔無由而侵。誠能恁麼做去，

一朝打失眼睛，佛也不奈你何，又有阿誰瞞得你？時寒，勿勞久立。」

晚參。「三八普說，老婆心切，五日一參，看孔著楔。重重拈提、種種施設，無非發明各人己躬下事、頭頭上徹。然而，此事不是在你意識邊卜 度得的、不是向人口角上推尋得的，所以道：『 昭昭於心目之問，而相不可睹；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者些不倒斷處，直須在日用尋常四威儀中著隻眼勘得破，始有相應分。近來有等義學阿師，說心、說性、說理、說事，只在古人言句上倚陰博陽，露布許多錦繡文章，將謂是他過人處。東印不敢教壞人家男女，凡有來者，一味痛與棒、熱與喝，直下令人無回避處。何故如此？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晚參。「學道先須有悟由，猶如爭鬥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邇來學道人甚多，不得一度贏者，不信有悟由故也。後保壽在前保壽作街坊令，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久不省。一日，街頭遇有二人廝打，傍有一人急勸云：『 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歸白前保壽，遂為印可。茶陵郁山主遇廬山化士說箇噁字，疑之既久，後騎驢過橋，喫擷噁一聲，便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如酒樓聞艷詞、靈雲見桃華、香嚴擊竹，皆是日嘗用心到激切處忽然觸發，此古人悟入之由也。汝等晝三夜三，一期將畢，室中每每勘驗，罕有愜其意者，究其根源，只為此事無形段、無理路，雖看古人言句，真疑不起，於是恍恍惚惚，左不得、右不得、進不得、退不得，未幾便打退鼓，自誤一生，殊不知正是好時節，往往蹉過了，若不換步移身，念茲在茲，不怕甕中走卻鱉。」

除夜，晚參。師云：「年窮歲盡時，佛法天然有，海底金烏飛，雲間玉兔走，風光舊與新，夜夜雞鳴丑。公案既現成，道時唯信口，且信口一句作麼生道？」以手畫一畫，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示眾。雙桂破山老和尚送法衣至，師上堂，拈起示眾云：「賣破沙盆已十年，每將家醜露人前，鏡中照影通身現，錦上鋪華滿座妍。龍布雲時旋得水，驥追風裏忽加鞭，遙從庚嶺拈來授，痛為兒孫啟正傳。」

(門人性容、發海、真祐同刊第三卷。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三

侍者道束錄

拈古

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世尊便下座。」
拈云：「人多向白椎處討巴鼻，殊不知世尊陞座早已話墮了也。文殊秖是據款結案，還見麼？機前領旨，格外明宗，方不失衲僧眼目。」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拈云：「世尊深辨來風，外道善知去路，雖是啐啄之機，大似當面瞞人。因甚阿難卻瞞不得？復有一番起倒，也是傍觀者親。」
舉：「世尊於一處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倏來。迦葉問文殊：『何處安居？』文殊云：『今夏三處安居。』迦葉於是集眾，白槌欲擯文殊。即見無量世界，一一界中有一一佛、一一文殊、一一迦葉白槌欲擯文殊。世尊謂迦葉云：『汝今欲擯那箇文殊？』迦葉茫然。」
拈云：「前三三，後三三，換卻迦葉眼睛。殊不知，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當時迦葉若解據令而行，一一世尊、一一文殊，性命總在他手裏。」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便掌，州便休。」
拈云：「趙州本欲驗贓捉賊，不料者箇艸賊果然大敗，當時收下。且道休去是甚麼心行？狗銜赦書，諸侯避道。」
舉：「本生以拄杖示眾云：『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未拈，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什麼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是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過。』」
拈云：「好條拄杖！本生早已自生許多節目，者僧猶道不敢妄生節目，不知彼此皆是節目上生節目，卒不能扶起者條拄杖。若要扶起者條拄杖，直須不分外始得。」

舉：「興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僧纔行三兩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擬進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宰在。』僧擬議，化便直打下法堂，卻歸方丈。侍者便問：『適來僧有甚語句觸忤和尚？』化云：『他適來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便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

拈云：「將成九仞之山，止欠一簣之土。若是者僧主宰在自己手中，任他興化設無窮伎倆也不奈他何。爭奈興化眼似流星、機如掣電，者僧進前退後一場懊懶。還知者僧去不得處麼？崎嶇劍閣未為險，一縷藕絲絆殺人。」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吐舌。」

拈云：「佛法不是艸艸湊泊得的，直須頂門具眼，是非休咎明如杲日，臨機時自然箭鋒相拄、鍼芥相投。臨濟只要辨驗普化眼目，豈知普化勘破臨濟舌頭？彼此氣宇如王，一毫屈折不得。還見臨濟、普化麼？見義不為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群。」

舉：「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缽囊裏。』」

拈云：「家風孤硬，無如睦州恁麼答話，卻令者僧向缽囊裏作活計。若是柏子，待他問時和聲便打，不惟不負來機，且令彼此各有出身之路。」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己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疏。』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阿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眾云：『我當時失卻一隻眼。』」

拈云：「定山、夾山各見一邊，大梅賞鑑雖然緇素分明，未免彼此鈍置。看者一夥漢總只有一隻眼，若是福昌，待他舉問時，各與二十棒，管教箇箇兩眼大開。福昌恁麼定奪，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辨看。」

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門云：『放汝三頓棒。』次日，

洞山往問：『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大悟。」
拈云：「洞山大悟，也是言中取則、句裏承當；雲門雖赤心相為，卻是龍頭蛇尾。待他問：『 未審過在甚麼處？』正好再與一頓。彼此既不相屈辱，又見棒頭撐天拄地。」
舉：「道吾、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撫棺木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行至中路，源云：『請和尚為某甲道，若不道，則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拈云：「道吾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即在中途被人打，也無計可施。漸源抵死要人道，大似渴鹿逐陽燄。若是自己具得隻眼的，待道吾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便鼓掌呵呵大笑云：『 和尚道了也，道了也。』豈不丈夫哉？」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為什麼卻無？』教云：『張翁喫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拈云：「道有道無，也是因行掉臂，豈知被人著力一拶，只得掀翻地軸、撥轉天關，要且各各不相孤負。因甚一總道失利？擊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凰五色髓。」
舉：「麻谷持錫見章敬，遶繩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後到南泉，亦遶繩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卻道不是？』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
拈云：「宗師威權，殺活自在，若無本據，莫辨是非。且麻谷一等是恁麼，因甚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頌古

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打殺。
一場禍事起干戈，重定干戈舞太阿。秖欲收功成至化，那知戰血染山河。
世尊陞座

一番起倒一番別，善說終歸不說說。珍重乘虛接響流，從來妙唱非干舌。

夜睹明星

六年冷坐自欺謾，一點明星省舊顏。從此出頭天外看，人人鼻直兩眉彎。

女子出定

亂峰深處撥雲根，幾片橫斜隔遠村，珍重行人仔細看，莫將隻眼定乾坤。

外道問佛

問既有宗答亦同，出群良驥疾如風，揚眉瞬目三千里，蹋破重關不露蹤。

百丈野狐

修行一隊野狐禪，五百生來一語圓。精識精兮分落昧，千妖百怪弄人前。

婆子燒庵

巧繡鴛鴦善把鍼，暗通一線扣知音，與麼不解與麼去，惱殺阿家恨轉深。

趙州訪二庵主

一等同坑無異土，許多分析水中乳。豈知變態足人情，翻手雲兮覆手雨。

南泉斬貓

提起貓兒已太危，一刀兩段不容遲。草鞋雖未早相救，殺活齊行說向誰。

德山托缽

巖頭密啟意何如？來日上堂便合渠。只得三年果不謬，誰言末後句還虛？

靈雲見桃華，玄沙未徹。

滿眼風光一旦新，縱經搖落不勝春。若從枝上較長短，翻致桃華笑殺人。

百千諸佛

黃鶴樓成諸佛土，須看諸佛出身處。眼前景致忽拈來，盡是詩家絕妙句。

臨濟入黃檗室中，三度問話，三度被打。

惡辣室中，虎穴魔宮，鉗鎚佛祖，激發英雄。大機大用，大力大功，惟行正令，不假旁通。黃檗老，太艸匆，棒頭血濺梵天紅，兒孫萬古振家風。

興化打克賓維那

建功立業，意氣軒昂；為尋敵手，大展旗鎗。戰不勝，令重張；趁出院，威莫揚。當時肯奮姜維膽，兩陣衝鋒誰不強？

福昌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善云：「夜觀乾象。」僧云：「意旨如何？」善云：「日裏看山。」

夜觀乾象，日裏看山。重重指出，深憫機頑。明暗兩忘兮一光獨露，根塵不偶兮萬境虛閒。明明歷歷無遮覆，莫向管中窺豹斑。

二鼠侵藤

知隱身處，難將眼覷。饒他鼠侵，於我何與。寒暑推遷晝夜忙，儂家別是一行藏。

鼓山折箭

鋒鋩箇聖箭，堪出沙場戰。兵馬城中圍，挺然當一面。中途折卻，徒逞韜略。暗用機謀，少人摸索。有後語，分明舉。有鄉情，未相許。卸甲定功勳，擬圖勝負分。誰知不豎賞，大樹下將軍。

百丈再參馬祖

即此離此，以指喻指。共展家風，是父是子。驀地一聲迅雷，從前伎倆都灰。明彰莫大機用，暗伏兒孫禍胎。遞代相傳為牓樣，門庭萬仞仰崔嵬。

大顛擯首座

晝夜一百八，文公不自察，兩番扣齒同，顛老機還滑。擯首座，重關破，有力人，堪負荷。出岫白雲不敢坐，從前窠臼許誰墮？電光石火急翻身，直似大蟲看水磨。

九峰不肯首座

一色邊事，非先師意。見諦不同，裝香來試。縱然去得親，依舊隔關津。機峭迥殊絕，眼高難比倫。未夢見真鐵面，肯隨盲瞎許神變。

三聖瞎驢

正法眼藏，具頂門上。付囑流通，喝聲勇壯。心不負人兮，非虛非妄。面無慚色兮，千了百當。特地反遭訶瞎驢，還將底事勘親疏。臨機殺活威權重，透過牢關始放渠。

透網金鱗

開口露行藏，一言見底蘊，箇中若自知，豈復懷疑問？振鬣欲躍清波，力弱尚縈網羅，未得通身活鱍鱍，龍門孰許相過？話頭不識，住持事繁，縱橫合轍，左右逢源。雪峰老，不之遶，答語平常人莫曉。

機緣

僧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師驀豎一拳。僧云：「恁麼拈出，未足為奇。」師云：「你的奇處作麼生？」僧擬開口，師攔腮便打。
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驀頭一棒，僧禮謝，師云：「你見甚麼道理？」僧佇思，師以棒趁出。
僧問：「臨濟宗有照有用，如何是照？如何是用？」師便喝一喝。進云：「到者裏祖佛也須退身千里。」師云：「闍黎也要退身在。」僧喝，師直棒打出。
僧問：「不在言上顯，不在默處會，如何相見？」師豎拳云：「大開兩眼。」進云：「又在言上。」師云：「莫被語默轉好。」
僧問：「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果然滅卻也未？」師云：「果然。」進云：「只恐關頭暗渡津。」師喝一喝。
僧問：「泥牛久困，請和尚拽轉頭來。」師便打一棒。進云：「正要覓些水草。」師云：「我者裏山大谿深。」復連棒打出。
僧來參，以坐具擲地，云：「者裏是海。」師云：「淹殺汝。」進云：「水漲船高。」師云：「風浪太緊。」進云：「截流度岸。」師云：「怕風浪在。」
玉田趙居士問：「天命之性，人人本有，因甚不見？」師豎拂，云：「還見麼？」士云：「四大分時，此性還在否？」師云：「不可看作兩箇人。」士云：「元是一箇那？」師云：「一箇也是多的。」
僧問：「如何是恰好句？」師云：「風清江水碧，露冷野華香。」進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師云：「蹋斷兩頭。」僧呈坐具，云：「還著得者箇麼？」師云：「堪作什麼？」僧喝，師云：「恁麼也不得。」
僧問：「如何是獅子出身處？」師云：「聽取哮吼聲。」僧便喝，師云：「喝箇甚麼？」僧禮拜，師卻喝云：「莫逐塊。」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僧云：「向甚麼處看取？」師云：「鼻孔下頭大。」僧擬議，師喝之。
僧問：「一似黑漆桶時如何？」師打云：「老僧與汝打破。」僧云：「分外光明。」師云：「那裏是你光明處？」僧云：「照破三千大千。」師云：「將你的光呈出來看。」僧佇思，師云：「還未曾打得破在。」又打一棒。
僧問：「毒龍出海，波撼須彌，和尚向什麼處安身？」師云：「我者裏水不能漂。」僧喝一喝，師云：「胡喝亂喝。」僧禮拜，師云：「出海毒龍降在老僧缽裏。」

僧問：「無孔鐵鎚開口時如何？」師云：「說箇甚麼？」僧喝云：「諸佛疑著在。」師云：「卻是你疑著在。」進云：「請和尚說破。」師卻喝一喝。進云：「不是者箇意。」師云：「大好疑著。」

僧問：「與人解黏去縛，直須放開一線。」師云：「你莫受人羅籠。」進云：「學人不受人羅籠。」師云：「因甚要放開一線？」僧喝，師云：「無繩自縛。」

僧問：「山河大地盡喚作本分事如何？」師云：「頭上安頭。」進云：「覿面相呈。」師云：「呈箇什麼？」僧喝，師便打。

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云：「無你下腳處。」進云：「踏穿諸佛眼睛時作麼生回互？」師云：「要回互作麼？」

發仁樊居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劈面一掌，士喝一喝，師云：「你者一喝是甚麼意？」士又喝一喝，師連打兩掌。

子鏡問：「掣電之機為甚鈍置殺人？」師喝曰：「掣電之機為甚鈍置殺人？」鏡便高聲喝一喝，師云：「你者一喝落在甚麼處？」鏡曰：「以冤報冤，以讎報讎。」師便打一棒，鏡禮拜，師曰：「上座昔年在五臺禮文殊，還見獅子兒否？」鏡踢倒禪床便出，師曰：「者箇畜生恁麼亂[跳-兆+孛]跳。」

僧問：「臨濟大師道：『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今請和尚代一語。」師云：「受得總受得，受不得總受不得。」進云：「畢竟那箇受得？」師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靜虛作禮，云：「學人答話。」師云：「是箇甚麼？」進云：「滿口道不出。」師云：「我而今要你道出。」僧豎拳，云：「會麼？」師拈起茶杯，云：「我喚作茶杯，你喚作甚麼？」進云：「都是家裏物。」師云：「向道不是物，你何得又恁麼？」

郎居士問：「打破疑團參箇什麼？」師云：「如何是你打破的消息？」士便喝，師云：「者一喝從什麼處來？」士擬議，師云：「來日要答我者話。」

方居士一夜到室中，侍立次，師豎拳云：「是箇什麼？」士云：「今夜打和尚了。」師云：「老僧有何過？」士云：「死中得活了。」師云：「如何是你活處？」時堂中鳴板，士云：「某甲不答話，要歸堂去。」師云：「倒令我疑著者漢在。」少頃，士復來，師云：「來作什麼？」士吹燭，師云：「你又亂做。」士擬測，師云：「原來，原來。」

僧問：「年未盡時如何？」師云：「二十九。」進云：「年已盡時如何？」師云：「三十日。」進云：「盡與未盡時如何？」師云：「光陰莫虛度。」

玉泉僧號大可來參，師問：「平常習何業？」可云：「常看萬法歸一。」師云：「一歸何處？」可便喝。師云：「趙州道：『一領布衫重七斤。』又是甚麼意？」可云：「請和尚道。」師云：「今日不向汝道。」拂袖歸方丈。

養懷胡居士送鐵如意至，作禮云：「將者箇供養和尚。」師即拈如意劈脊打云：「我也將者箇謝你。」士云：「承和尚慈悲。」師云：「打你還是慈悲。」士復禮拜，師云：「向後更有慈悲處在。」

一居士與圍爐次，士云：「世間江河許多水流向何處去？」師指火，云：「流在者裏。」士云：「更然。」師云：「是火然？是水然？」士佇思，師云：「又不然了。」

繼美上座問：「俊鷹快鷂不入羅網，如何收得？」師以拂子畫一圓相，云：「飛向什麼處去？」美云：「大地沒遮攔。」師云：「大地在裏許。」美云：「一任縱橫飛。」拂袖歸位，師云：「也須處處有毛落。」

僧問：「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遍界不曾藏。」僧云：「鼻孔撩天。」師云：「你鼻孔在甚麼處？」僧云：「逼塞虛空。」師云：「虛空粉碎時如何？」僧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什麼處？」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云：「不隨和尚轉。」師云：「即今答誰話？」僧云：「和尚決疑。」師云：「掠虛漢。」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待汝到清淨本然時向汝道。」僧云：「定中境界如何？」師云：「清淨本然。」僧云：「冰霜皎潔時如何？」師云：「青天猶好喫棒。」僧禮拜，師劈脊便打。

師豎起竹篦子，問靜鑑侍僧：「你喚作什麼？」鑑便喝，師云：「再喝一喝看。」鑑云：「從來不隨人轉。」師云：「適纔者一喝是什麼意？」鑑又喝，師打一竹篦子，鑑云：「草賊大敗。」便歸位。師云：「杜撰禪和。」

師入堂，問眾云：「玄沙道未徹，那裏是他未徹處？」一僧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師云：「當日靈雲何不恁麼道？」進云：「權柄在他手裏。」師云：「各人有箇權柄在。」僧禮拜，師云：「你不可辜負玄沙。」進云：「為人心切。」師云：「因甚道不知有人？」

師入堂示眾畢，明淵夏居士問：「昔日張無盡參兜率悅，悅大笑，是何意思？」師云：「我而今也要歸方丈，閉卻門去。」士云：「某甲知他只是觸翻溺器了也。」師云：「你將他觸翻處道一句

看。」士便喝，師云：「只道得一半。」士云：「請和尚道那一半看？」師云：「來日向汝道。」

師入堂，舉天寒人寒話，又舉龐居士參馬祖因緣，時爾公王居士云：「和尚莫瞞人。」師云：「無兩箇爾公。」師下禪床經行次，復喚爾公，士應諾，師云：「已後莫受人瞞。」復示一偈：「天寒寒處復人寒，者裏如何有兩般？吸盡西江誰共侶？分明呼諾不相謾。」

玉泉張護法送柑至，師拈起一粒問大眾云：「此是檀越送來散眾的，老僧借華獻佛，若道得一句即許喫。」時爾公王居士云：「不可見相。」師與一粒云：「且道賞你？罰你？」眾皆默然。師對眾復拋一粒云：「大眾同謝供養。」

師問靜虛知事：「常住事煩，有勞於汝。」靜云：「平貼貼地。」師云：「不曾理常住事耶？」靜云：「不曾放過。」師云：「未免兩頭三面的。」靜云：「一樣相看。」翌日，師復問：「常住事如何？」靜豎拳。師云：「本分事如何？」靜喝一喝。師云：「又是兩樣了。」靜云：「無二無別。」師云：「道箇無二，早是二也。」

僧號清修，患風寒，師考工次，問：「你的事如何？」修云：「氣齁齁，飽齁齁。」師云：「你為甚麼有者病？」修進語不契，師云：「氣齁齁則可，飽齁齁未在。」

師問僧：「百尺枯井，不假繩索，汝作麼生出？」僧便頓足。師云：「出不得。」進云：「出了也。」師云：「汝既出，即今在甚麼處？」進云：「毘盧頂上。」師云：「毘盧頂與你有甚麼交涉？」僧擬議，師打云：「照顧自己腳下。」

師考工問竹篦子話，眾下語，師皆打退，乃問超慧胡居士：「你喚作什麼？」慧云：「竹篦子。」師云：「不是。」慧云：「是不是也知和尚善用。」師云：「略較些子。」翌日，復問：「你昨日道我善用，我今日要你善說。」慧云：「度迷寶筏。」師云：「我者裏悟也無、迷也無，度箇甚麼？」慧進數語，師云：「說許多道理作麼？」便打。

師一日問眾云：「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作什麼用？」一僧云：「某甲正要用。」師云：「你作麼生用？」僧便喝。師云：「不作喝用，你又喝作麼？」僧擬議，師卻喝之。

師問一僧：「古鏡未磨時如何？」僧云：「照天照地。」師云：「磨後如何？」進云：「黑漆漆。」師云：「你為什麼顛倒？」進云：「不假修持。」師云：「古人云：『此去漢陽不遠，黃鶴樓前鸚鵡洲。』又是何意？」進云：「兩彩一賽。」師云：「你者一語還合得古人意麼？」僧擬測，師云：「莫龍頭蛇尾。」

延安良公郭居士參，師問：「平常作何事？」士云：「誦《金剛經》。」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乃豎拂子，云：「者箇是什麼？」士佇思，師打一拂子。少頃，士復云：「總是空的。」師云：「見如來者是誰？」士仍不能對，師又打一拂，云：「參。」
師問僧：「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一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云：「第二了也。」僧又喝，師云：「第三、第四了也。」僧向前以拳打師，師以棒趁出，云：「亂做。」
師問僧：「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僧鼓掌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了便出。翌日，師仍喚僧至室中，問云：「你昨日答的語卻令我疑著，今日不要你別作伎倆，只說那裏是他勘破處？」僧云：「剔起眉毛向上看。」師云：「金鍼未到闍黎手，依舊鴛鴦繡不成。」
師舉玄沙未徹話令眾下語，不契。一僧到室中，呈云：「某甲轉得一語。」師云：「試道看。」僧云：「橫開不在春枝上，別有風流一段奇。」師云：「者是靈雲的，不是玄沙的。」僧云：「一串穿卻。」師云：「他的鼻孔不同。」僧云：「是賊識賊。」師云：「你識麼？」僧云：「識。」師云：「因甚道未徹？」僧云：「是賊識賊？」師云：「囫圇吞棗。」
師問僧：「離卻四大五蘊，清淨法身在甚麼處？」僧喝，師云：「者是色身邊事。」僧擬議，師便打，僧豎拳，師復打，云：「又在四大五蘊裏。」僧頓足，師云：「兔子何曾離舊窠？」
師問僧：「狗子佛性，有的是？無的是？」僧云：「有無俱不立。」師云：「在甚麼處見趙州？」僧便喝一喝，師云：「惡發作麼？」僧又繞一匝，師云：「水闊山遙。」僧出，師云：「轉來，我與汝道。」僧便回，師卻喝一喝，僧禮拜，師劈脊一棒，僧云：「者箇是有是無？」師復打，云：「痛痒也不識，還說有說無在？」
師過黔中，思南司理江公入旅次相訪，坐次，江問：「禪師尋常教人看那句話頭？」師便喝一喝，江曰：「末後句纔敵得生死，是否？」師曰：「是。」江曰：「虛空粉碎是末後句否？」師曰：「待虛空粉碎時自知端的。」江曰：「話頭莫是撥轉初機的事麼？」師曰：「買帽相頭。」江曰：「某嘗看諸儒性理，得麼？」師曰：「噇酒糟漢何不打開自己寶藏？」江曰：「宦海中眾魔紛擾，怎生作得？」師云：「識得不為冤。」江曰：「王陽明在軍中做格物工夫，忽見身心如琉璃瓶，此意何如？」師云：「他猶眼華在。」江曰：「是他得力處。」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江曰：「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嘗在面門出入。』是甚麼意？」師以手摸面，云：「紫羅帳裏撒珍珠。」江公曜然謝別。

師入堂，謂眾曰：「正庵沈護法送有宣栗來，老僧欲散眾，只是不可囫圇吞。」乃拈起一粒云：「試道看。」時侍僧大義對曰：「久已百雜碎了也。」師云：「作麼生得百雜碎？」義便喝。師云：「也是囫圇吞。」穎隱對曰：「和盤托出。」師云：「要見下口處。」穎曰：「一任飽餐。」師云：「也是囫圇吞。」師復云：「還有道得者麼？」眾無對。師云：「東坡一碗羹，沈護法一盤栗，勘盡天下禪和子。」

師入堂，謂眾曰：「汝等既同看本來面目，有見得端的者，即呈似老僧；如無，誰箇出來，老僧與他說破。」時一僧出，禮拜起，師劈面一掌，云：「者箇是甚麼？」僧云：「和尚親下手了也。」師云：「會得者箇麼？」即起身走過一邊，云：「怕。大眾！怕箇什麼？怕他答我話。」便出，歸方丈。

師問希聲上座：「遍參諸方，有什麼言句？」希曰：「曾問一老宿：『汪洋浪裏乘舟，因甚怕水？』老宿未答。又問：『須彌頂上翹足，因甚遭跌？』老宿亦未答，但曰：『喫茶。』」師云：「何不問老僧？」希舉前語，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希進後語，師云：「平地無端也喫交。」希云：「謝師答話。」便禮拜，師云：「歸堂去。」

師問石靈：「你適才喝箇甚麼？」石云：「喝本來面目。」師云：「本來面目即今何在？」石云：「在眉毛上。」師云：「喚甚麼作眉毛？」石又喝一喝。師云：「你只有者箇伎倆。」

師問僧：「那裏來？」僧云：「南方來。」師云：「南方諸師與你說箇甚麼？」僧云：「一言道不盡。」師打一棒，云：「有甚麼道不盡的？」僧一喝便出。師云：「何不早恁麼？」隨後復打。

遵義鎮臺闇然吳護法延茶，乃奉一餅云：「請者一片白雲。」師云：「謝供養。」少頃，吳張弓作射勢，師云：「石鞏大師猶在。」時水子劉居士云：「看箭。」乾明禪師云：「不要你償命，看箇甚麼？」師云：「一箭射雙鵰。」吳擲下云：「仙與佛是同是別？」師云：「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門人發英、明鐸、圓玉同刻第四卷。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四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發悟錄

法語

示覺非禪人

欲究行腳中事，先將從前習氣憎愛境緣屏除殆盡，只打理一箇空空蕩蕩身心，入於稠人廣眾之中，卓然自立，或遭人罵，或遭人打，逆順甘苦，皆欲備嘗，一朝踢翻漆桶，庶幾堪與龍象蹴踏也。

示貴筑悟禪人

若論此事，不向外求，只因境緣牽引，迷失無位真人，不見本來面目，遂為生死流轉。忽然回光返照，急欲推尋，如失了極重物，畢竟要親見親得，然後放下，直逼拶到水窮山盡處，驀地相逢。咄！元來在者裏。

示月谿禪人

八萬四千功德中，唯般若力最勝、最堅、最利，能割裂世間愛網，能截斷生死根株，但恐不入紅爐，遂成頑鈍。若向辣手邊久經鍛煉，滑石上重加磨礱，露出鋒鋩，豈肯稍涉一毫之[糸*廉]纖耶？

示字浪禪人

派遠流長，佛法原無古今；世異事殊，人心亦有隆替。所賴苦志衲子辨箇鐵石身心，不隨人起倒，或行腳、或住山，全身擔荷此事，必要做到出頭處去，縱處荊棘劍鋒，亦不惜性命也。勉之。

示松巖禪人

松巖禪人，出俗年幼，浪跡夜郎，夙因奇遘。甘苦眾中，進前退後，先聖宗乘，未曾專究。空過青春，徒消白晝，寒暑迭遷，齒缺面皺。臥病巴山，莫能自救，感慨欷歔，罪向誰首？今日重逢，眼目如舊，何似回光，追尋反覆？將者關頭，猛然看透，散澹無拘，

放身宇宙。佛可與伊，罔欲人授，抑且不孤，在吾左右。信筆書來，一場漏逗，讀之再三，全非虛謬。閒打葛藤，聊成一幅。

示雲在禪人

學道之人不可依稀混過日子，卒無濟於己事，直須平貼一片心地，好惡長短、是非毀譽都盧拋向汪洋大海，動靜忙閒常在此中著腳，無上妙道自然開發，遇境逢緣皆是佛祖出身處也。勉旃！

示五雲彭居士

佛法無他，只貴鼻孔端正，然不可求之高遠奇妙，唯在日用尋常間善用其心耳。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若空得去，佛也不欲做菩提煩惱，如紅爐上一點雪，豈有欣厭取捨交攻於中哉？

示長輔費居士

不二法門非語言可入，亦非空寂可攀，務要識得趨向路頭，始不逡巡於外。然而路頭不在別處，即於腳下荊棘石頭邊不可蹉過，一朝蹋破草鞋，盡大地是箇毘耶城也。

示健翁張居士

健翁張護法晚年事佛，修柏子堂，已成保社，乃延山僧居焉。一日，入影堂禮雙桂老和尚像，有感有悟。予云：「若見自己本來面目，即見者老和尚面目；即見從上佛祖，而目便是他家兒孫也。」即於此日取法名曰印直，以直心是道場，故別號健翁。護持法門，振大勢力，精勤學道，魔外不侵，早成佛道，皆佛祖健兒也。復贈一偈：靈山有約到今來，一遇同儕兩眼開。滿地兒孫生佛口，直教佛口又懷胎。

示大徹禪人

出家學道，不是隨人起倒，今日三、明日四，耽閣一生。直須奮大志，看從上佛祖標格，畢竟要知他眉毛長短，鼻孔淺深，頂門眼開，自己又欠少箇甚麼？手疾眼快時，就要奪猛虎口中食，驪龍頷下珠，亦不為分外也。勉之！

示明旨禪人

既作佛祖兒孫，須行佛祖事業。能行佛祖事業，方稱佛祖兒孫。持戒聽教參禪，總為明自己一件大事。大事既明，百千法門，一一皆明。行住坐臥，無非清淨道場。更不見有生死可疑，只是痛快一生。勉之。

示其任禪人

乳虎有食牛之氣，太鵬有吞海之勢。此據本來根性，有如是猛利，有如是軒昂。若待爪牙備，羽翼齊，自然驚群動眾，威勢如王，豈尋常種類所敢望其項背者哉？勉之！勉之！

示臥雲禪人

學道不可性急，即勉強求悟，要人許可言句，自以為諦當，恐終無濟於事。又不可性緩，今年也如是，明年也如是，央庠度日，全無血性，恐驢年也未夢見在。須向有疑處著力，不可移換，亦不問我此生悟不悟，只看我每日疑不疑。如此用心，便是步步蹋實地，一出頭來，自是與人不同，所謂會徹源頭一點清者是也。

示希有禪人

佛法本現成，不會時不曾少，會時亦不曾多。若能善用心，必不學禪客樣，必不說套頭語，恐不能瞞人，只瞞得自己。臨濟三年不知問話，一日出身，是何作用。雖然如是，平素斷不可坐在無事甲裏。畢竟有一莫大的事，蘊在胸中，不肯輕輕放過。直須勘破佛祖舌頭，透頂透底，略無疑滯，方是汝放下時也。勉之。

示允則禪人

做出格人，行出格事，要負一段英銳意氣，孜孜切切，以悟為期。大凡不倒斷處，即一番好下手處，任是銀山鐵壁盡力拶將去，一旦冰消瓦解，自然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是時可稱慶快平生。

示無我禪人

法門趨向沒殊途，腳下騰騰勿少迂，遲速同歸非巧拙，直教萬里一條鐵。籌躕顧盼路頭岐，岐路忘羊咎阿誰？祝指玄沙不度嶺，髑髏磕破剎那頃。毋徒杓卜 聽虛聲，我說寧如卿自行？撞到深山師子窟，成群作隊爪牙發。忽然哮吼勢稱尊，特地驚聞異類奔，若是丈夫皮有血，何妨景仰繼前哲？舊來題目亦多般，覷捕真人赤肉團，今日恁麼相委悉，他時應笑太無端。

示大操禪人

鷲嶺拈華勘悟迷，明明歷歷痛提撕，尚餘種草遺東震，根器漸分略未齊。大樹一株千古盛，縱臨秋晚骨猶勁，撐天拄地傲風霜，枝葉欣榮長掩映。去聖既遙慧命微，男兒幾箇解當機？魔宮虎穴皆親入，豈向傍人問是非？若著手心頭便判，莫教疑與信相半，進前退後步遲遲，畢竟何時得倒斷？驀直行來路更便，到家博飯故鄉田，吾今激切無他意，不負己靈爾勉旃。

示當臺禪人

結佛祖冤家，須立大志，起大疑。志若勇銳，愈退愈進；疑既堅凝，轉入轉深。胸次中隱隱躍躍，自有不容已之勢。從此切之又切，猛上加猛，逼到情窮理極時，忽然漆桶子快，眼光爍破四天下，正好喫東印痛棒也。

示心一禪人

靜悄悄處得力，鬧浩浩處亦可橫身。若是厭喧求寂，久則墮於無事之鄉。古德喚作急流水，又喚作黑暗深坑，良可畏也。且如何得恰好去？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取。山僧病筆露布如是，異日若守此見，一棒打折驢腰，莫言不道。

示瑩白座主

將有別才，詩有別長，教有別傳。然而別傳之事，亦不從人得，須向各人己躬下，默默體取，將從前淆訛言句，無義路鐵塊子，看教七穿八穴。又要逢人決擇，活其機，大其用，然後向山間林下，保養聖胎，只待霜露果熟，方堪與佛祖出氣也。

示涵輝禪人

脫卻世間網，作大丈夫事，要辦鐵石肝腸，方學得古人行履。如腰石舂米，立雪斷臂，坐破蒲團，典卻布單，投火聚之中，混兵隊之內，皆是生死二字，看得甚切，以致誠重勞輕，故不知有身命耳。然而初地時立定一箇巴鼻，猛力做去，自不覺冷灰裏有粒豆爆也。

示璞隱禪人

住山一事，蓋謂生死不明，見諦不徹，務要工夫得力，冠櫸衣麻，澗飲木食，皆隨緣分，唯握柄钁頭，東掘西掘，只須覓取大休大歇之處，然後放身捨命。璞隱禪人鳩友縛茅，亦欲效古，乞余數言勵志。異日相逢，但問山中事何如，道得道不得，都盧痛與三十。

示蓬贏楊居士

山野素志，深栖巖穴，佛法兩字，未曾啟口。因居士客歲過訪，微微露箇消息，豈知不解蓋覆，引得一夥人做計做較，箇箇欲學白拈賊，秖要偷過生死關頭。今復歸來，也有些子伎倆，去去來來，亦在窺算，只未敢大膽。嘻！切莫偷我破沙盆，誠恐一時和贓捉敗。

示雲所曾居士

佛有一代時教，祖有千百則公案，皆在荊棘林中下腳，忽然走出頭來，正好就路還家，如《金剛般若》所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時有箇賣柴漢聞此一句，豁然契悟。居士終日持誦，安可草草放過？須把者著子向未開卷前勘得破，始不被語言文字瞞。且道無所住處如何生心聱？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示祥宇田居士

在家學道，根器較大，只不可於染淨諸緣上自生分別。六祖大師云：「淤泥定主生紅蓮。」豈不昭著古今？恁麼信得及、搆得上，自見本體有一段大威光、大受用，但不可自輕自忽，閒時忙時，逢緣理會，遇境生疑，一朝露出頂門正眼，自不覺築著磕著，皆是佛法也。

示覺源柯居士

念佛參禪，以了生死為極則，殊途一致也。蓋念佛即看念的是什麼佛，參禪即看參的是什麼人，看來看去，眼光露出，自不向外更覓別佛，始信古人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試問居士：作麼生是無別的道理？若道得一句分明，許伊與龐公同一鼻孔出氣。

示本源禪人

木有本，水有源，是以發生流行，變化無窮。永嘉大師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當知拈匙放筯，擇火焚香，一動一靜，皆要推其本，溯其源也。且極則處如何理會？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示弘旨何居士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水鳥樹林盡解說法，牆壁瓦礫悉皆放光，只要當陽勘破，方得者般境界現前，亦不是別有一法可加於我，無非從此心流出，一一現成。然而此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當在何處？若撥得轉者箇關頭，便知維摩老漢一默中消息。

示古心禪人

諸佛眾生皆同此心，只爭迷與悟而已。若要究明此心，當於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時，一一體認，畢竟要見箇落處。恁麼逼拶將去，只教不疑自疑，日久月深，工夫自然成片，一朝打失眼睛，方見得我與諸佛同一面孔、同一受用，是時求迷悟生死了不可得。

示春巖禪人

此事的要過量人，方能操到徹頭處去。然而日常用心，只不可坐在無疑之地，但有一毫礙塞，畢竟不肯放過，自然日益日損，透頂透底。諦觀先聖是何標格，斷不可淺淺自待。凡是閒門破戶，必須一一踐履，直入從上老古錐，深深閫奧，方是放身命處也。勉之！

示雨谷水頭

六度萬行，非徒事勤苦，將以助發般若之力也。儻能善用其心，只在古人言句上奮然疑將去，閒時、忙時總是一箇疑情，不可一念暫

生起滅，忽然桶底脫時，方知從前無可奈何處是我得力處。高峰大師云：「泥多佛大，水漲船高。」旨哉言乎！

示秀峰禪人

祖燈秋晚，慧命如絲，叢林紀綱，罕能大振。縱有來學，不遇本色鉗鎚，卒未有成良器者。若是不群之士，先具箇行腳眼，識人好惡，拈下笠子，解卻腰包，決定要見性命落處。楊岐栗棘蓬、金剛圈，或可吞跳也。

示雲嵩禪人

學佛法人如一箇鐵橛子相似，直是搖撼不動，逆順毀譽不二其心，得失是非不變其志，縱處於千萬人中不見一人，唯有一點疑情念茲在茲，忽然勘破佛祖肝膽，可以頓超凡聖、貫徹古今，是時正好蹋破草鞋歸家穩坐。

示普濟禪人

立雪斷臂，腰石負舂，歷盡艱辛，方堪誘接後昆，紹隆先聖，豈輕忽所可致哉？況今保社零落，必抱遠大之志，久為操履，深得一番痛快，逼到那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時，若遇一機一境，卓卓有箇出身之路，方是不受惑的人也。勉旃！勉旃！

示永嵩禪人

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此看來，則佛法世法，豈有兩般？風柯月渚，深談不二法門；鵲噪鴉鳴，皆露拈華妙義。滿眼滿耳，總是一箇大光明藏。任運騰騰，騰騰任運，便是大解脫人也。

示明生禪人

此事不論根器利鈍，只以勇猛為先，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彈指收功，豈可於影響邊進前退後，較量悟與不悟哉？

示占拙禪人

食麻麥，栖巖穴，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決不被物轉，不隨境移。若身若心，晝三夜三，亦復不容片刻偷安，方能了辦大事。趙州云：「老僧除粥飯二時，二十年不雜用心。」夫豈徒然哉？

示大用禪人

柏子老漢住在地肺之上，許多人蹉過，不知地肺何在，卻向外邊掘取覓取，不知轉掘轉深，轉覓轉遠。老漢今日露箇肺腑之言，但肯回頭看透自己肺肝，便見天之肺肝、地之肺肝、佛之肺肝、祖之肺肝、天下古今人之肺肝與自己之肺肝無一絲毫隔越，只是洞徹明了，更不疑問別人也。為甚如此？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示修學典座

修學典座，在廣嗣供眾一期，志願勤苦，不下古人，但未盡識古人行徑。如雪峰在德山，溈山在百丈，皆有超群之作。若識得二古人機用，豈止同一行門，即同一鼻孔也。

示慈慧典座

謀一身之計，不足成功；守一己之愚，不能發悟。若於廣眾中辦箇心力，日用裏著隻眼睛，既任叢林之勞，復提性命之事，始不孤負一生。昔文喜在廚中精誠供眾，一日文殊於粥鍋中現身，文喜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且道他是什麼心行？若猶不會，看取上頭註腳。

行實

康熙癸卯，溢天、恆靖、松巖等同詣室中，請說行實。師曰：「余之醜態，昔年有人借問，以不足為後昆法，未敢舉似人，且忘失亦多，只好略述大既。余蜀北果州岳池人也，父姜氏，母楊氏，因母早背，哀哀無聊，請僧轉經，用資冥福。側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覺悚然，乃自讀全經，遂有出塵之念。後聞六祖惟圖作佛之語，益增勇銳。一日白父，父不之許，自以刀斷髮，遍訪本郡諸山老衲，卒無契合者。迺出渝州，遇淨宇法師講《楞嚴》諸經，復上赤城青蓮高原大師處聽講《唯識》等論，亦覺種種道理引發夙因。及至遇萬峰禪客，尋常出言莫能酬對，乃奮志學禪。欲上萬峰，先遇象崖和尚，遂請益，崖曰：『你且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余

問曰：『 且道一是何物？』崖劈面一掌，余曰：『 不須更看歸何處？』崖曰：『 且去。』一日，崖問：『 離卻四大五蘊，清淨法身在甚麼處？』余豎一拳，崖曰：『 者是色身。』予曰：『 眼華作麼？』崖乃提起念珠云：『 我喚作數珠，你喚作什麼？』予喝一喝便出。因上堂，予出問：『 世尊未出母胎，如何度人已畢？』崖便打一棒，予擬再問，崖又打，予曰：『 不容擬議處是否？』崖曰：『 不是。』予曰：『 如何即是？』崖又打，予一喝歸位。又值上堂，予問：『 把住時鍼答不入，放行時七縱八橫，去此二途還有施設也無？』崖乃拈起藕華，予便喝，崖云：『 你者一喝是賓是主？』予復喝，云：『 再分明聽取。』崖亦喝。翌日，予問：『 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崖便喝，予曰：『 只饒棒頭領略、喝下承當猶是鈍漢，只如大闡提人到來作麼生抵待？』崖云：『 一刀兩段。』後因東川呂 相國有西粵之行，乃邀同上七星巖中，止于黔之思南，閱《 傳燈》諸錄二載餘。時象和尚已圓寂矣，每自念曰：『 本省善知識未參，何必他往？』遂鳩友出涪陵，復過忠路大樹堂參本師破山老和尚，入門見法堂前有獅子哮吼、百獸腦裂之語，進方丈問：『 獅子哮吼、百獸腦裂，若是獅子兒聞得又作麼生？』師曰：『 同類是其同類。』予喝一喝，師曰：『 切莫逐塊。』予便出。至夜，室中延茶，師問：『 一向高隱何處？』予曰：『 黔南思唐。』師曰：『 到老僧者裏可謂甚遠。』予曰：『 溪山元不隔。』師以手指云：『 者一桌果子有幾種是蜀中的？有幾種是楚中的？看你喫那幾種？』予曰：『 喫則總喫。』師曰：『 且喜不是一邊漢。』師受南浦請，途中予喫跌，師欲重買馬不可得，乃謂予曰：『 你若行不得，不妨騎老僧馬。』予曰：『 某甲行得。』師曰：『 你既行得，又用拄杖子作麼？』予曰：『 某甲得力處正是者條拄杖子。』師曰：『 只要你行得去。到南浦，住太白巖。』未幾，開縣本明法兄謀諸檀越，復延過龍城紫雲寺結夏。予問：『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甚麼？』師曰：『 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予曰：『 殺卻者箇，天下太平去也。』師卻曰：『 殺箇什麼？』予豎拳，師曰：『 你不會我說話在。』予曰：『 不會，不會。』便出。一日，師落堂示眾云：『 做工夫只要善用心。永嘉大師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舉三此，不覺從前礙膺處，當下冰消瓦解，便得活潑潑地。予患腹瀉，師曰：『 智者能調五臟和。』予曰：『 雞肚不知鴨肚事。』師曰：『 只要你知者般事。』予驟步云：『 又要入廁去。』後值師上堂，予問：『 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便喝一喝，予亦喝一喝，師曰：『 我也喝，你也喝，是甚麼意旨？』予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笑曰：『 你得恁麼饒舌。』翌日，進方丈

云：『 昨日臨濟大師到法堂上來，是某甲一頓痛棒打出三門外去也。』師曰：『 你昨日喝的是誰？』予又喝一喝，師直棒打出。予即於制內同眾圓戒畢，到七月初七天童密雲師翁忌日，師乃書從上源流一紙出堂付予，乃告眾曰：『 無以報先師恩，接箇香爐腳。』予乃受之。後隨師住鴉山栖鳳寺，師命首眾，一期將畢，師受梁山金城寺之請，本明法兄作偈送別，一眾皆和，予亦和云：萍蹤莫定若遊雲，收取同歸一路行，擔荷直須齊著力，大家受用破沙盆。師見頷之。到金城，建期補西堂位，師落堂告眾云：『 向後問話者不可頻頻到方丈起倒，但問取西堂便是。』予曰：『 某甲何人，敢當恁麼行事？』師曰：『 老僧執事不是虛設，要替老僧代勞的。』予日日與眾同事勉力激勸，師欲留予相伴久住，予以病軀強辭，上夜郎山懷白堂晏坐六載。時素懷上座與眾檀越請於九青山東印開法，厥後遂有衲子相邀出湖南，予以雙桂老和尚年尊，別來已久，乃出巴山，過高梁，特伸省覲。時雙桂議補監寺，有指月師白云：『 蓮月師當為代勞。』師曰：『 他正是為老僧代勞。』復顧眾曰：『 老僧者數日目他語錄，出語亦清，卻是老僧一箇放心的人。』次日，扇頭書偈云：『 十年缽袋阿誰補？深喜而今成禍胎。』時有李制臺、眾護法歸渝，請予住塗山之覺林，師耑使送法衣來。不及一載，師欲下浙江掃密雲師翁塔，又慮雙桂開創辛勤，要人繼住，乃走三書喚予速歸，令得早上天童，盡多年未展之孝思，從前皆予自起倒，如近來動靜皆是你諸人所共見共聞者，又不待予之瑣瑣也。各請歸堂去。」

偈上

示問生禪人

問取生從何處來，根身器界任疑猜，有時露柱驀相撞，磕破頂門眼自開。

送劍眉禪人之曹溪

雪笠雲瓢過嶺南，風幡有語向誰參？老盧莫信來無口，常在溪頭日日談。

寄藥山塔主懷壁禪人

笑聲猶在聽來麤，笑得何人不丈夫？謾道塔前空自守，化龍元是躍淵魚。

送瞿也禪人之江南

閒隨雲水走江南，先遇故鄉人共談。此去諸方從散澹，心空那更覓禪參。

送靜虛禪人南遊

蜀西買棹到荊南，略把庭前柏子談。順水張帆吳越去，歸來依舊打同參。

和黃檗象崖和尚山居關字韻

松食荷衣愛住山，白雲堆裏一生閒。水流華發乾坤靜，人世浮名渾不關。
萬箇青山傍一山，竹床高臥有餘閒。夜來邀月供清賞，分付山童莫掩關。
幾來水幾尋山，坐笑蒲團讓我閒，簾外送君何所贈，數聲啼鳥過柴關。
住山年久並忘山，物我無情一體閒。猿鹿為鄰栖石室，白雲幾片護松關。

和月平禪友詠雪

劈破崑崙玉屑飛，斜斜重上綠荷衣。莫教出嶺風吹落，留與山翁乘興歸。
冉逐輕風似蝶飛，深山樵子易盈衣。為肩榾柮供爐火，佩得通身白玉歸。
遊人縱目興如飛，華雨翩翩舞毳衣。因過孤山重賞翫，早梅摘得一枝歸。
如珠如玉亂紛飛，點綴釣蓑成畫衣。銀樹巖前煙火起，一聲款乃趁風歸。
扶桑殘夜金烏飛，影映山河覆白衣。曙色早開知有意，欲來相送玉人歸。

贈來蘇心空禪師

雲水相邀上翠微，幽巖處處雨華飛。探奇欲覽東坡跡，時撥煙霞待落暉。

與凌雲松柏禪師

山房清梵幾株松，山口白雲幾片封。道者愛涼時散步，月明靜夜澹秋容。

與濟川楊文學夜坐

涿俗和光陋巷居，聖賢晤對樂琴書。夜來簾外彈山月，細柳上階弄影疏。

初夏同沛兩王公並二三子野望

山華帶露鳥啼晴，幾片煙雲隴上生。始信無言化育巧，一天時雨澤群英。

柏子山與友人夜坐聽雨

窗外幽閒忽有聲，灑然靈籟和風清，聽來彷彿欲成調，半似瑤琴弄月明。

來蘇峰重晤折蘆道舊

別來不覺十年餘，瓢笠水雲無定居。今日伊余鄉夢熟，還將舊面晤來蘇。
昨夜吟詩興有餘，每將奇勝話幽居。文峰最是堪行樂，先我來遊憶大蘇。

送聖可法弟還蜀

八年撥轉杖頭雲，一旦歸來志不群。行道報恩深有望，難兄難弟獨稱君。

示香城上座

靈山佛法囑王臣，持論也須是箇人，言說縱然無實義，當機卻喜句來親。

寄翠如上座

相贈卒然句欲新，黃牛峽裏莫藏身。若從此處出頭去，大地山河盡比鄰。

贈子英張居士

竭力同開選佛場，裴休無盡共行藏。道名如是標千古，獅子類從獅子王。

送天木禪人歸岳州省親

方外數年尋活佛，而今一旦省慈親。洞庭秋色盈天地，雲水重重不隔津。

訪天皇誨長老

持來復去餅窺人，勘破行藏眼自親，今日和盤重托出，應教千古話頭新。

送別枕石法姪

雙桂穿人鼻孔深，人天百萬共相尋，對機必也頻拈出，記取當年囑展襟。

寄九青慧月監寺

夜郎共住任高低，荊楚較來略不齊。雖有虛名傳七澤，家風還憶舊山溪。
聚頭非是論高低，行徑常思古德齊。四海波濤風力轉，誰將一滴接曹溪。

贈燕石法姪

久侍吾師復慎終，塔銘千里問王公。遙追大慧前途轍，才子齊稱楚蜀雄。

元日偶成

張公喫酒李公醉，佛法新年接上機，今日春風初鼓動，惟飄白拂對人揮。

寄中邑枕石法姪

拄杖重撐古道場，唯公才力勝諸方，仰山中邑今猶在，一喚猩猩面目彰。

送溢天上座北遊

自喫我儂痛棒來，相將正眼頂門開，而今別去春風蚤，應有拈華古法臺。
勘破淆訛意氣增，從前疑滯火消冰。咬人獅子咬人急，烜赫濟宗可力興。

示文璞庫頭

醋鹽茶米得來難，不負於心眾自懽。出內無私真供養，楊岐標格可重觀。

贈香煙一如禪師

明珠獨露大如山，晝夜放光白澀間，照破關頭天下照，人人返照出塵寰。
延祐相傳數百秋，而今三五度重修。煙生白澀香無盡，遞代兒孫接上流。

寄大慧禪師

湖北湖南意滿腔，今年秋色更無雙。白雲影裏蘆華岸，一片清風不隔江。

與文字牛居士夜坐

藤笠飄然下楚河，豈知裘馬又相過？爐邊午夜語聲大，秖為別來心緒多。

示發成崔居士

選官正欲選英才，格外提持選佛來。但得心空便及第，臥龍一起鼓風雷。

送我石新戒還蜀

款乃一聲客思飛，片帆遙逐水雲歸。逢人共話春山月，漫道明珠在故衣。

送靜虛禪人歸蜀之中巖

記得能師出蜀關，曾騎白象上溈山，爪牙露在轉身處，雄距中巖孰敢攀？

送無礙禪師還蜀

里句拈來為送行，自知未必有鄉情。蜀東蜀北逢人語，只要機前識得聲。

送三如禪師還蜀之濮巖

春風有力正張帆，養道直須歸濮巖。石鏡分明重照面，不居聖位不居凡。

蘄水舟中喜晴

風定雲開浪不生，滿船人和棹歌聲。青山撥轉重重出，江面愈寬卻愈平。

九龍山破寺

雨痕三佛不同顏，艸樹侵階已漸刪，兩度到來憐此境，石屏淡墨點陳斑。

閱景德傳燈錄

馬字驢名列玉篇，九逵接踵蹋人天。但從行處辨蹤跡，鼻孔淺深盡著穿。

聯芳偈

付雪穎發通禪人

摘葉尋枝總不然，惟施白棒在機前，頂門著眼無他意，痛痒識來千古傳。

付春巖性融禪人

置餌垂綸立雪磯，惟圖釣得金鱗歸，離鉤三寸能吞吐，一任風雲變化飛。

付溢天發海禪人

踢倒淨缾露法身，重重關捩驗疏親，悄然拂袖出方丈，莫道逢人不為人。

付恆靖真祐禪人

祖師心印鐵牛機，直捷當陽為指揮，撥轉關頭活鰿鰿，雲龍風虎自生威。

付子鏡性住禪人

喝聲互換不容遲，喝出窟中獅子兒，踢倒禪床更奮迅，翻身大有爪牙施。

付繼美發英禪人

俊鷹快鷂勢翀霄，不罣網羅眼更高，振翮摶風天地大，騰騰到處有飛毛。

付聖傑圓玉禪人

當陽提挈破沙盆，正法眼開屬上根，家具從今擔荷也，相將遞代付兒孫。

付貫如道束禪人

有時放去有時收，七縱八橫拄杖頭，佛祖安身何處是？活人機下與人酬。

付巨著發義禪人

一條白棒痛提持，不放過人上上磯，法令當行漫指劃，頂門具眼自知歸。

付同野性同禪人

欲成良器入爐來，惡辣鉗鎚經幾回，利鈍與麼頻鍛煉，龍泉出匣吼風雷。

付允南寂圓禪人

分身意在出身中，全主全賓氣宇雄，把定乾坤行正令，雷轟電激展家風。

付瞿諳寂弘禪人

象被雷驚犀玩月，牙生華也角生紋，打風何似成龍杖，掌上奔騰六合雲。

付東巖發宗禪人

夜觀乾象晝觀山，兩眼大開即透關，無位真人藏不住，逢人直指面門間。

付紫橋發渡禪人

痛棒無情力用全，縱橫施設驗愚賢，收功只在當機處，據令提持佛祖權。

付松野發璞禪人

佛祖從前一口吞，而今兩眼蓋乾坤，清操自有因緣至，顯出滹沱法道尊。

付紫岫發香禪人

山水鍾靈長紫芝，千年瑞氣應今時，雷聲喝出遞相震，天下同聞吼怒猊。

付據一通聞禪人

臨濟當年抒虎鬚，還從棒下立規模，玉泉今日遞相付，遞代傳持續祖圖。

付雪幢發慧禪人

角虎堆藍山裏吼，山川震動吼聲長，逢人露出爪牙利，八面生風威自張。

付健若道乾禪人

突然拈出即非他，手疾眼親作用多，覿面提持全體現，喝雷棒雨起滹沱。

付次調克誨禪人

諸方參遍玉泉來，舊面相呈兩眼開，棒上成龍機掣電，打風打雨迅如雷。

付悅可道嚴禪人

是法住於法位中，世間出世法皆同，大開佛祖人天眼，靈鷲拈華正脈通。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性同錄

偈下

示東巖監寺

祖風特地振叢林，出格施行越古今，諸佛到來猶喫棒，福昌遞代可傳心。

送隱石禪人遊峨眉

懷香遠上大峨巔，借問為山為普賢？一一都盧在腳下，何須更費艸鞋錢？

示大義禪人

桃華夾岸鼓春濤，奮翅金鱗意氣豪。雷震龍扉誠有力，躍然獨步自風高。

示雲野禪人

先賢標格擬何如，巖穴雲堂擇所居。日用應酬須著眼，莫教底事一時疏。
有山有水即清幽，但得身安可暫休。莫老煙霞為適意，瓶盂何處不風流。

復東川呂相國

經地照程出外江，金甌姓字世無雙。杖頭雖撥天涯路，千里同風化萬邦。

寄法空禪舊

昔年同在夜郎居，別後無由寄一書。今日湖南更進步，較前得力處何如。

送岫石禪人歸鼎州華嚴

廿年岐路若為尋，一旦相逢話此心，只我家風猶未改，痛施棒喝喜知音。

示子鏡禪人

機如掣電喝聲高，透脫何曾滯一毫？七縱八橫全體露，冤酬佛祖不相饒。

春日送博達法姪歸青林開法

烏藤雪裏撥春歸，觸發深山大澤輝，養就嚙人獅子子，同看他日出林威。

贈青林西堂秋水姪孫

法幢重建勿辭勞，表帥人天賴爾曹。鼓笛頻頻還共打，青林一曲和來高。

贈青林監院幻影姪孫

擔荷叢林一段才，還如風動百華開。蛟龍變化承斯力，吐霧吞雲響巨雷。

示潤宇相居士

空山野水綠蘿深，散暑乘風偶一臨。若也更忘喧與寂，復何煩熱礙幽襟。

號大用禪人

大機大用大威光，吐氣翻身貴自強。畢竟當仁師不讓，從教虎驟與龍驤。

示岐岡嚴居士

應無所住而生心，此意愈研愈覺深，試就當機聊舉似，前江虛映月高臨。

示天瑩禪人

或時川北或川南，到處風光何二三？但得回頭看腳下，一輪明月映秋潭。

寄附麟牛文學

文章山水蜀乾坤，無數字隨三峽奔。只喜金鱗桃浪暖，雲雷相送過龍門。

示凌雲大德禮萬佛名

萬億如來心印心，同名異號礦銷金。一稱一禮常精進，只要自他契悟深。

示九龍松巖監寺

種田博飯足家常，為己忙乎為眾忙？大小住持皆一體，莫言辛苦枉承當。

示潤吾張居士

金剛般若與壇經，故紙多年卻最靈。兩卷較來何所似，白鵝恰好換黃庭。

示清寰楊居士

有士唐時姓著龐，悟從一口吸西江。楊公勘破此中意，可作塵勞箇法幢。

示惺甦禪人

底事分明腳下通，古人祝指路頭同。上堂諸佛問何處，答在闍黎鼻孔中。

示雲竹監院

選佛場開萬木霜，根深葉茂占春光。高風一轉東皇令，華果成時遍界香。

示恆愚禪人

得不得兮問恁麼，恁麼的事轉淆訛，腳跟直截與三十，蹋破關山唱哩囉。

訪本源上座

春初策杖翠微巔，古木深幽盡帶煙。高隱故人無俗客，唯餘華鳥共談禪。

夏日與友人坐話

盡日茗爐坐福昌，每從南北話行藏。大都荊楚荷華勝，引得清風宇宙香。

示修源水頭

三年秘行佩師旨，汲取曹源一滴水。桶底脫時眼大開，通身踴躍笑而已。

號雪林禪人

策杖歸來山較深，卻隨雲水復相尋。示人端的不將境，如玉如珠雪一林。

示徵明監寺

此選佛場龍象繁，凜然大坐正當軒，心空方許同登第，誰作今科佛狀元？

示貫如侍者

喚既有三應亦三，負吾負汝復何談？就中識取國師舌，有路可行更指南。

雪夜同眾圍爐

火爐頭憶普通年，立雪齊腰續正傳，傳到廣嗣薪不盡，烈烈轟轟卻勝先。

寄印月禪人

故人瓢笠上荊南，憶舊音書客裏探。家舍途中隔幾許，寄來公案可同參。

寄炳然禪人

山中相別三年餘，法愛何曾一日疏。那得殷勤師弟誼，未歸索偈與君書。

寄堅一禪人

水雲一缽客心孤，行者自行居者居，彼此相看仍舊面，無煩特地問何如。

示堅密碓頭

庚嶺趁來氣不平，不思善惡眼方明，終輸蹋碓人多力，衣缽拈提石上輕。

寄敬白上座

溪山三載幸相鄰，清苦家風已大振，省覲吾師曾有語，闍黎舉似我般人。

示綦江董居士

偶然策杖過街頭，笑得維摩話去留。顧我漫勞打口鼓，江聲千古詠悠悠。

重逢熊文學

煙水溪邊一晤來，溪聲猶帶雨聲催。而今暫引木樨話，露冷風清華正開。

示養白余居士

一句話頭日用中，凝然不復辨西東。千般伎倆渾閒事，唯有真疑契已躬。

遊臥龍山天池

何年闢此最高峰？留得天池養臥龍，洗缽老僧彈一指，興雲吐霧出深宮。

號大可禪人

飛出林中箇鳳皇，風高雲靜喜當陽。直須奮起沖霄力，大可鳴時聲自長。

初夏坐鍾應山房

殿角微涼古木深，熏風拂拂欲披襟。坐中若遇知音客，且聽黃鸝轉綠陰。

看楞伽峰玉柱

玲瓏怪石山之巔，霜雪堆頭器骨堅，想是劫灰重鍛煉，撐天拄地到驢年。

蓋山除夕示眾

分歲曾烹露地牛，山僧今日不同謀，破沙盆底無餘物，唯有鎮州蘿蔔頭。

示前溪羅居士

喝聲不絕似雷奔，喝得當機威始尊，覿面喝開正法眼，明明歷歷破沙盆。

示弘祚張居士

覷破浮漚事事空，回頭急看主人公。有時露出渠儂面，華發溪山緣與紅。

贈東巖宗公重修福昌

福昌名勝溯諸唐，宗伯劉碑紀甚詳。今幸東巖公整理，祖燈從此又重光。

示發仁樊居士

佛說直心是道場，臨機直處許誰藏？未曾開口攔腮掌，打得本來面放光。

送現禪人還蜀

船陸往還不憚勞，從教青嶂插天高，腳跟下痛與三十，蹋上塗峰興轉豪。

示元體陳居士

生與不生生義符，分明一義沒殊途。當生勘破不生處，心眼大開照五湖。

示發肖何居士

從來佛法沒人情，特地震威喝一聲，生死路頭都喝斷，與君直捷說無生。

福昌懷古二首

福昌祖席四傳燈，名著當年海內稱。斷碣文章猶未泯，山靈有意待重興。

善師說法不周遮，本色為人推作家，據座如臨千眾勢，高風萬古播天涯。

示雲池岷源上座

一江水繞一池雲，江與池從沙岸分。養就金鱗堪變化，風雷大震入龍群。

復徵覺二禪人

本來面目既同參，莫把疑情更二三。此話果然端的透，無多言說向人談。

問生禪人乞衣索偈

多年行腳一朽材，尋山半是臥莓苔。荷衣擬欲連雲補，信手誰拈幾片來。

示徵明禪人

尋常舊水變蛟龍，頭角崢嶸上九重。一滴誠能澍大雨，不施心力有雲從。

寄友人居山

松風水月足良朋，心與山忘也未曾，到處青山皆有趣，亦將消息寄山僧。

示渚宮眾居士

只在尋常日用間，低頭疑慮隔千山。但能直入自平貼，信步行超生死關。
心纔舉即起塵勞，聲色何如更欲逃？覿面不為物所轉，空王佛便是同曹。

暮春與毒鼓禪師坐來蘇峰

大蘇勝蹟寄巖前，留得虛名千古傳。欲覽遺文尋石窟，池臺長詠雨華天。
東坡何事縱閒遊，一片高風拂古丘。錦繡文章雲五色，卷舒不定自悠悠。
煙雲絕頂暮春寒，幾度同行倚石欄。只恐雨華飛盡後，東坡夫子舊碑殘。
偶然雲水兩相逢，到處安居立上風。煙雨層巒剛半日，尋常談笑達磨宗。

虎丘禮隆祖塔

瞌睡虎高坐虎丘，威獰赫奕萬年留，兒孫出穴爪牙露，秖為生來氣食牛。

雙桂室中留別有感，為眾同參述此

剪燭焚香話夙根，吾師隱顯孰同尊？忽然舉到感傷處，不覺離顏帶淚痕。

哭親

故宅不迷長樹根，悽愴木本未曾敦。歸來豈為空追遠，欲效那吒乃報恩。
高堂小閣盡塵埃，血骨未藏火未灰。今日安身非別處，滿園華卉是蓮臺。

過東白道人石影亭

綠蘿洞口一泓澄，亭挂巖邊最上層。水石玲瓏山欲動，虛舟試問幾來登。

示松雲禪人

問君近日住何山，到處雲生竹石間。對境無心忘彼此，林泉城市自幽閒。

宿杏雨齋

欹枕高眠杏雨齋，滿床風月動詩懷。卷簾便得無心句，竹影翩翩掃玉階。

春日訪友夜坐

桃華谿徑入雲窩，煮茗敲詩興轉多，無限客心話欲盡，一床明月臥煙蘿。

冠山寄渝州端甫苟居士

巴江暫寫九回腸，惱殺水雲杖底忙。三宿他山閒夢斷，只多風雨憶連床。

過虛上人房和涪陵梁太守韻

短榻疏窗近水天，江風一枕任高眠。莓苔復照初晴月，華竹還留雨後煙。
水滿前江月滿天，懸帚石佛對僧眠，惺來何處牽幽興？洗墨池生一樹煙。

示雨溪周居士二首

父母未生前，本來何面目。三春放碧桃，九月開黃菊。
父母未生前，本來何面目。雲山幾點青，煙水一溪淥。

示心所游居士二首

自遠來求字，其如一字無，有無都勘破，東壁挂葫蘆。
未根棒喝旨，筆墨秖貪多，文字能相委，拈華笑甚麼？

果州青居山重晤無虞友人二首

一別七年也，重逢何幸焉。悲懽無限意，松韻自悠然。
瓢笠風塵隔，今方話此山。莫愁歸去晚，暫學白雲閒。

凌雲夜雨二首

小閣孤松下，夜來疏雨灑。秋聲共我吟，客思對誰寫。

小閣孤松下，松枝帶露灑。旅愁日益濃，即景如何寫。

懷白堂初夏

時序臨炎帝，尋詩過艸亭，芭蕉依案綠，楊柳臥窗青。機活嬌鶯舌，身輕乳燕翎，目前景物煥，拈出令人惺。晝長餘獨坐，萬籟靜中聽，蜂韻集疏蕊，蛙聲鬥細萍。雨蒸梅欲熟，風扇芰微馨，擔怕忘人世，悠然對石屏。

中秋送別內翰孟章龔居士

辭朝入洞天，夜話故鄉田。共聽松聲細，笑看桂影圓。邸中知己矣，林下有人焉。不負雙峰約，何時書再傳。

南浦都歷山留別西衢法弟

共憶別來久，今纔話舊遊。盛山騰鐵鳳，峽水飽金牛。他日望猶重，當年志已酬。江南雖我去，何似此清幽。

送岑壁法姪歸大峨

我自三峽出，君從兩浙歸。南溟珠滿缽，西嶺瑞生衣。灩澦濤初靜，峨眉月正輝。荊南送別去，大震象王威。

示沖斗羅居士

長者來相訪，回光尚未遲，俊哉撥便轉，白也涅何緇？皓月清池現，蓮華濁水宜，坐忘時看取，善惡兩無思。

冬日與罕拙老宿坐話

幾度辨雲日，閒探前哲蹤。芭蕉拄杖少，澧浦剎竿重。市近既無竹，臺荒舊有松。雪深遲歲晚，瓢笠約春風。

示引月禪人

頂門開正眼，皎月自孤圓，已識影多幻，漫隨第二遷。松邀出嶺上，華引到池邊，萬里長空靜，清輝滿一天。

贈明覺禪人

少年圖作佛，此志貴乎堅，乳虎威偏猛，蟄龍力易全。如斯勤自策，畢竟越人前，縱祖燈秋晚，紹隆爾勉旃。良晤以言贈，英才量必過，志高心澹遠，養厚氣巍峨。曙色嶺頭啟，秋聲竹裏多，不隨前境轉，著眼意如何？

果城東村凌雲山房初夏

青山縱目遠，赤帝震威初。樹影籠巖岫，雲光動石渠。間松虛閣小，近竹舊窗疏。荒圃乍耘種，筍芹香滿廚。時節悠然換，溪山別一村。燭天輪已赫，蒸物氣猶溫。放浪野人志，淒清古帝魂。綠陰客不到，掃石枕松根。去國頻寒暑，今餘此地歸。石泉涵座冷，煙火隔村稀。澗曲流青黛，巖深映赤暉。幾枝梅子熟，帶露折來肥。風自南來也，時哉眾鳥呼。陰晴雲日變，雨露物華殊。鼓浪麥初熟，鬱香榴已敷。眼前一種趣，忍不詠詩乎。品物催新暑，閒吟意若何。已知長日暇，尚惜晚春過。燕語穿朱檻，鶯聲挂綠蘿。炎涼雖變態，旦夕覺風和。避暑來東里，瀟然遠四鄰。猶從當日俗，唯少舊居人。艸澤虫聲亂，溪橋月色新。荷風涼夜永，益友坐談親。山前舒野望，風日動吟情。過嶺啼鳩捷，汎波乳鴨輕。光搖新芰嫋，韻瀉古苔清。帝力抑何有，老農復漸耕。就題聯句苦，對景入詩魔。拂跡龜分藻，振鬚魚弄荷。晴光開雨笠，野色上雲蓑。幾欲忘情思，其如有興何。故人不可問，借問亦云無。古寺遺唐宋，斷橋勒史胡。暑來華影瘦，春去鳥聲麤。松竹多涼蔭，水雲恰與符。少年就外傳，韓氏尚書家。人物全非舊，鄉談半是差。巢秧鳴水鳥，喧野詠榴華。散步幽林下，風高襟袖斜。

登來蘇峰

煙霄天地別，風土廣蓬均。竹韻華間軟，山容雨後新。書藏石穴秘，劍劈玉池津。碑古還重讀，東坡跡更真。

塗山禹廟

張公菏是邑，大禹首稱尊。不病波濤險，深懷疏鑿恩。塗山昭母姓，字水篆龍門。廟貌遵卑室，清風萬古存。

遵義俞邑候春日過訪賦贈

忙閒渾不問，覽勝到巖阿。水白宦情冷，華紅詩興多。林栖支遁鶴，池舞右軍鵝。就石從高枕，風光見永和。春山稍寓目，愁慮頓銷磨。日正華容麗，風清鳥語和。詩吟綠竹案，酒醉白雲窩。莫是陶彭澤，又從蓮社過。

送靈隱法弟歸楚

高梁重送別，萬里百華敷。水脈分三峽，風光動五湖。開帆群鶴舞，擲餌眾龍趨。把臂復何處，杖藜策越吳。

寄昌言許居士

重晤復重別，別來年復三。祀親歸蜀北，罵佛出荊南。經史懽翁博，水雲笑我貪。蒲團如可放，清苦擬同甘。

過巖峰山房贈恆一主人

偶到雨華齊，雨華積滿階。有人拈熟稻，無樹折生柴。恬憺偏高致，疏慵卻稱懷。喜君知我意，不事強安排。

雨後訪興福三同上座

山聲何處來，木葉頻頻打。竹密怒驚濤，檐高飛急瀉。濃雲滿榻生，寒玉半窗灑。今日客愁消，幸逢知己者。

贈不語禪人

煙村香閣上，野望自留人。雨急江聲亂，雲開樹色新。小橋攀二柳，巨浪躍雙鱗。卓錫依形勝，幽栖龍虎馴。

巴山雪夜

寒風何處起，清夜度渝江。折竹聲來枕，壓松色上窗。推敲詩有興，唱和曲無雙。啟戶山童報，天華散法幢。

贈本然禪師復保壽

重開名勝蹟，蜀北更無雙，艸闢縱橫徑，燈明新舊窗。倦來驚暮鼓，興至俯秋江，莫道規模大，還應建法幢。黃金重布地，祇樹影雙雙，霞過紅生幔，月臨白上窗。涼風清梵閣，靈籟瀉前江，一國稱高行，清名勒石幢。

登雲臺贈松雲素水二禪人

昔年歸故國，無著與天親。共復古名勝，樓臺一旦新。風高同市井，念靜別囂塵。莫厭境喧寂，超然自在身。天南辭艸榻，蜀北掃雲臺。丞相標明諡，使君賦越才。抱巖山色曲，繞座水聲回。歸去語人曰，登臨亦壯哉。

住野春山石屏寺

亂峰曲徑入祇林，長者年來重布金，池滿共看邀月早，臺高自許臥雲深。野華暗刺時人眼，幽鳥細談古佛心，怪石當機從[跳-兆+孛]跳，點頭箇箇盡知音。

示白雲雪穎禪人

避秦偶到白雲間，又進雲深山外山。數樹雨風搖客思，一天晴日破愁顏。烽煙戍火從他鬧，峻壑幽巖任我閒。差別路頭俱坐斷，無人過得摩訶關。

示瑞峰新戒

三千八萬漫分科，持犯絲來不較多。幾縷垢衣書七佛，半肩壞色攝群魔。酒臺醒眼醉神廟，獵網藏身飽肉鍋。沒量大人行徑別，返常合道益淆訛。

贈健翁張護法雪中修法堂

香剎增修心志足，規模大闢遺芳躅。買園依地布黃金，砌石滿臺鋪白玉。誠重惟懽供佛新，勞輕不厭鳩工促。高敷猊座吼人天，觸著爪牙皆中毒。

與本源禪人山行賞雪

匪從人力匪天工，寒入梅華瑞氣濃，古木枝枝銀作榦，青山箇箇玉為容。易侵頭上眉兼髮，莫辨巖邊竹與松，大地遙看皆一色，翻然踏破露真蹤。

寓金鳳山和己禪人韻

金鳳山中金鳳巢，棲巢金鳳養金毛。翼齊初翥雲生彩，風疾旋搏竹怒濤。慣飲天池品自貴，直翀霄漢氣何豪。乾坤鍾有文明運，靈瑞相將出聖朝。

懷破山老和尚

撥艸瞻風入楚西，行藏未定復追隨，馬駒並轡力重買，獅子同聲威大施。鐘擊轅門三峽動，血流棧道數書馳，爐邊何日團圞話？稍慰關山寤寐思。

位旃林護法過訪次韻

巖居散誕絕安危，飲客茶鐺就石支。容易淵明於我友，等閑慧遠卻誰師。泉聲迭出松間緩，日影斜穿竹裏遲。盡興徘徊忘去住，何殊三笑度溪時。
浪跡疏狂物外人，巖亭寥廓任安身。石幢濺玉非關雨，苔徑鋪華不是塵。雲出洞前拖一片，月依嶺外起孤輪。江千留別行還止，兩岸清風動綠蘋。

江陵旅中除夕警眾

風野寒溫一歲除，年光新舊意何如。梅經雪逼華先放，柳怯霜嚴葉未舒。道業可成奚待緩，人情不熟且教疏。了明三十日來事，慶快兒童嬉笑餘。

冬日雪晴訪友

雪榻霜鑪覓火頻，紅輪初照已如春。冰開綠沼懽魚性，風暖青霄稱鶴身。柳線斜垂疏亦媚，梅華獨露澹偏新。一聯得意客愁解，欲過長堤訪故人。

南浦撥霞洞遣夏三首

碧巖千尺瀉飛泉，一徑盤回上洞天。白足高低踏怪石，烏藤旦夕撥孤煙。松青溪上聯三友，玉灑風中奏七絃。楓灶蘿龕人世遠，瓊華敷座任安禪。
水晶宮殿鎖瓊扉，浩劫空壇古木肥。繞榻香清蘭霧起，濺衣雨細瀑華飛。苔深文繡石枰老，谷冷聲傳玉磬微。犬吠白雲鶴唳月，蓬萊僊子可知歸。
石穴泠泠細液流，僊人華下問源頭，煙霞五色襯瑤艸，風雨二聲戰玉樓。錫振巖阿驚虎嘯，缽懸洞口待龍遊，琴臺夜坐天光澹，簾卷溪山月挂鉤。

復無欲熊居士來韻

艸閣新開碧岫前，層層岫色接青天，撫松度澗多琴韻，攀竹過巖兩袖煙。紫闕歸來慵獻賦，白雲高臥喜逃禪，幽懷既有藤蘿約，一洗乾坤石上泉。

復燦錦程居士來韻

行行偶到薜蘿庵，十里溪橋湘水南，豈止優婆塞四眾？人非人等許同參。石藏華圃和雲買，泉給茶鐺帶月擔，何日與君重一晤？焚香揮麈話煙嵐。

與公井高孝廉山行坐桃華洞

幽鳥啼華語未闌，莓苔曲徑接天關。石門深鎖藤蘿內，玉液斜流詩字間。行撥彩霞不問止，坐邀明月卻忘還。相逢未肯遲車馬，唯有先生伴我閒。

復福昌護法幻幻黃居士來韻

獅床豎拂現威儀，詢信端同繼善師；昔煜五燈無盡燄，今垂雙桂不凋枝。帝王勝蹟凌諸剎，龍象高蹤聚九逵；重詠先生先作賦，才情不讓毋潛詩。

初春過雲浦老宿別業

蘿龕東近仲宣樓，一圃攤書色相幽。怪石竅中冰尚在，奇華枝上葉新抽。竹光晴雨老僧識，墨跡澹濃太史留。几席煙霞饒野趣，

媿無佳句共君酬。

與溢天上座遊灩澦

水際未知幾許深，狀如象馬不浮沉。色隨雲日奪人目，影漾風濤豁我襟。為砥眾流橫峽口，欲超群峭湧江心。奇觀莫漫徒相負，聊擬當年杜甫吟。

巫峽與眾禪人夜汎

水光月色杳冥時，汎汎輕舟任所之，一出深雲兩岸闢，重回急浪數峰移。灘吞泉石響多亂，巖挂星辰影互隨，夜半不知何處宿，蛟龍共起復嫌遲。

九青山房遣懷

佯狂笑傲孰稱豪，莫大青山縱我曹。拈韻五溪鳴石籟，寫懷萬壑舞松濤。雲鋪藥嶺牛眠暖，月過華村犬吠高。獨有庭前行樂處，鋤煙種竹自勤勞。
屋角煙雲接樹梢，芹泥飛燕挂新巢。紅華亂落堪為褥，青蔓斜牽勝葺茅。松韻狂時四壁起，桂輪明處六窗交。深山萬籟皆吟詠，古調現成不用敲。

夜郎山寄素懷禪友

破衲枯藤住薜蘿，風回萬彙氣初和。猿聲出嶺顛狂甚，鳥語喧窗賣弄多。瘦竹風前吟細葉，老梅雪裏放新柯。寒暄幾度年華改，泉石身心只恁麼。

巴渝白巖寄君維余護法

偶來此處便為家，自笑逃禪學聚沙，圃小還宜疏種竹，臺高尚欲早移華。撥雲鳥共尋岔路，弄月鹿同到水涯，瀟灑不知塵世事，綠蘿白石枕紅霞。

雪峨張護法邀遊黃鶴樓

覽勝共憑黃鶴樓，樓空鶴去跡還留，杖尋芳艸六年撥，笛奏落梅二月遊。老樹參天標異棗，古城夾岸蕩虛舟，煙嵐尚與人間接，身世直疑在斗牛。

書

上雙桂破山老和尚

自省覲後，欲依字水偷閒；於初春時，已入塗山守拙。豈知慈訓遙頒，召歸繼席；焚香捧讀，喜懼兼生。若論雙桂代勞，猶思退後；樗櫟朽材，難勝法門巨任。惟上天童掃塔，正欲向前；淵源嫡派，各懷達孝深思。禹廟岣邊拂袖，欲等風馳；龍門灝裏張帆，思同電激。但諸護法相延，尚待辭謝；攜幾禪和共往，秖爭勇行。滿擬夏末即趨座前，耑候江南動止消息。本院住持體裁，皆盡心力，恪遵典型。肅此先復，仰希鑒原。

達聖瑞姚護法

先師道行，蜀中惟高梁緣最熟，知有夙因。但他人在治世護持，猶覺稍易；大護法在亂世護持，更覺為難。況建大叢林，豎大法幢，名標不朽，伊誰之力歟？迄今圓寂，凡事所係尤重。晏石禪師來，敘大護法委屈，眾中秖勸安和，如此心行，可格佛祖龍天。緬惟先師前後語錄，原欲下江南刻成全集，此生前諄諄之遺命，祈大護法注意，與眾執事酌議，力為主持蚤圓者，則公案豈一人感荷？即先師神明中深為之感荷，天下萬世人共為之感荷也。臨穎翹企，不勝待命之至。

像讚

出山相

肩褊袒，腰繫裙。半帶雪，半帶雲。鬚髮蒼古，氣象不群。走到人間難晦跡，郎當號作釋迦文。

布袋

街頭遊戲，滿腔樂趣，慣引兒童雜譁，迥超佛祖常度。等箇人，人不遇，布袋打開誰解顧？微微冷笑笑中刀，覿面鋒鋩太煞露。

白衣大士

本無形段，素以為絢。塵剎分身，彈指皆遍。跏趺怪石巖前，遊戲碧波水面。繞座繞幢，淡雲幾片。無字無文，殘經半卷。如有問：動靜兩忘，向什麼處與伊相見？只對他道：亦不思惡，亦不思善。

達磨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人覓安心，卻令自覓。覓之不得求端的，無孔鐵鎚便痛擊，骨髓當頭拶出來，至今授受傳為嫡。

破山老和尚

或動或止，或瞋或喜。明辨龍蛇，暗擒虎兕。杲日中天不倚，迅雷驀地轟起。抑揚大有全威，縱奪初無定旨。無定旨，難比擬，火官頭上風車子。
又
檇李開華，蠶叢結果，四海英豪，咸承印可。咦！相逢痛棒無情，機下電光石火。

淨明耆宿

年臘俱尊，心神並王，面上恬愉，胸中快暢。鐵佛道場，復之如掬，兒孫相承，請讚供養。呵呵！非徒空事形儀，欲效逼真志向。

佛事

挂板。師云：「有聲非動，無聲非靜。動靜不生，拍拍是令。」乃擊一下，云：「諦聽，諦聽。」

上天童掃密雲師翁塔

憶昔提持濟北宗，全身獨露劍揮空。兒孫大振當年範，龍象常瞻在世風。松籟入雲重唱和，巖光射日最玲瓏。層巒曲水甲天下，源遠流長道脈隆。

為湛泉禪人下火

師舉起火炬，云：「來是恁麼來，去亦恁麼去。」擲下，云：「來去既無殊，同歸大火聚。咄！若向者裏開隻眼，盡大地乾坤總是汝放身命處。」

為若夢侍僧下火

「擔囊負缽，勤參苦學。打不歇手，罵不歇口。十載追隨，一朝別離。臨行主張，渾不著忙。去來與麼，鼓掌呵呵。」以火炬擲下，云：「老僧特地助一把火，燒得汝赤灑灑、淨裸裸，東土西天，無可不可。」

南浦首四譚護法遷巴渝，卒於渝之康村。師至靈前輓曰：「濟北宗風末世彰，千鈞才力屬金湯。讀經依案諸根靜，請佛拈華一語香。太白巖前聞道久，古巴城外轉身忙。法門此後何人護，感慨忍禁淚兩行。」

達吾宋居士葬父於凌雲山側，請師說法。師至柩前垂語云：「昔時未面，今卻相送。秋色淒清，悲風遠動。布德有年，頌德彌眾。生死二途，來去如夢。棒頭指歸，直下知痛。」乃以拄杖畫一圓相，喝一喝，復卓拄杖云：「堆頭添土，證據宋公。者裏安身，多種受用。」

為獻珩者宿下火

「渝州與荊州，兩地莫能留，身世回頭看，儼然一海漚。」以火炬擲下，喝一喝，云：「優游物外乾坤廓，無位真人六不收。」

（原藉山西，今寓蜀東重慶府巴縣，事佛弟子牛秉儒，男牛附麒、牛附麟，捐貲刻第五第六卷。　　玉泉道人張國賢識。）

蓮月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嘉興府楞嚴寺藏經坊存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